詩疑辨證

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詩疑辨證卷二

上海黄中松撰

邶鄘衛

鄭譜謂康叔止有衛子孫幷彼二國漢志謂康叔初封盡有邶鄘衛之地孔氏以後諸儒多從譜惟朱孟章曰地理志云武王崩三監叛周公盡以其地封康叔遷邶鄘之民於洛邑如志之言則康叔之初已兼二國矣此說恐是陳長發詳見稽古編從志乃邶鄘既入衛其詩皆衛事猶

繫故國之名而論者益紛矣鄭謂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焉孔謂如此譜說定是三國之人所作夫果三國之所作將莊姜自述之詩至邶而述之乎共姜自誓之詩至鄘而誓之乎且載馳作於許泉水竹竿作於他國何以一係邶一係鄘一係衛乎鄭漁仲范逸齋輩謂採詩時隨其所得之地而分係之似為直捷但閭巷小民之作各歌其土風如氓詩言頓丘頓丘（在朝歌）衛地太師得之於衛而列之於衛是已邶鄘

諸詩多作於宮壼而定中干旄一為文公中興之盛業一為大夫下賢之誠心何衛人不能歌之傳之而偏散於異地乎且齊晉秦所併之地不知凡幾而皆統以本國之號豈其詩皆得於都下乎朱子謂有邶音者係之邶有鄘音者係之鄘呂東萊信之夫五方之風氣不齊而音聲亦別塗山歌於候人始為南音有娀謠於飛燕肇為北音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於西河西音以興此其理至精而其辨甚微也今觀邶風泉水曰毖

彼泉水亦流於淇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衛風竹竿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二詩同為衛女思歸之詩不獨意義相合而語句亦多相同不知何以別此之為邶音彼之為衛音乎嚴華谷卓去病謂存邶鄘之名不與衛之滅國項容齋朱欝儀謂存邶鄘所以存殷夫衛之併邶鄘也既未詳其的在何時則周室諸侯之相併未必果自衛始固不足據以為衛罪若如漢志成王以邶鄘封康叔而諸儒乃不許康叔有邶鄘乎顧炎武據左

傳為說季札觀樂為之歌邶鄘衛是其衛風乎北宮文子引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今為邶之首篇謂累言之則為邶鄘衛專言之則為衛猶言殷而曰殷商言楚而曰荆楚也斯最的確意康叔初封即受邶鄘衛之地而國號獨為衛故言衛可兼邶鄘言邶鄘衛而止為一衛也季札觀樂時邶鄘本合為一漢儒以衛詩最多分而為三如二雅分鹿鳴之什文王之什周頌分清廟之什耳說詩者橫生議論寧有當乎

柏舟篇

序曰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漢唐宋諸儒俱從其說朱子謂序因頃公（謚法甄心動懼曰頃）有賂王請命之事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遂以此詩予之是以頃公時未必果有仁而不遇之事故不從序而據列女傳以為婦人之詩今考史記索隱曰康誥命爾侯於東土又曰孟侯則康叔已為侯也子康伯謂方伯爾非降爵也頃侯德衰不監諸侯非賂王而稱侯也是賂王請命之事猶未可信誠難斷此詩之必作於

頃公時矣而列女傳以此詩為宣夫人所作與韓詩外傳言宣姜自誓者相合似為可信但衛自康叔至君角三十七君惟莊公子晉謚宣而宣公夫人前則所烝父妾夷姜也後則所奪子婦宣姜也宣公卒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强之生子女五人夫所謂不可者昭伯而非宣姜也又始不可而非終不可也昭伯為惠公庶兄是宣公之子而非弟幷未立為君也列女傳曰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又考左傳昭公二十年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

杜注宣姜靈公嫡母則衛果有兩宣姜然皆淫亂之人也詩止於陳靈楚入陳在魯宣公之十一年不應復有昭公時詩耳且劉向上封事引詩而曰小人成羣亦足慍也則與毛詩說合故朱子雖引列女傳仍不全信其說也朱子注孟子後於詩傳十三年仍用古序當是晚年定論故後儒多從集注而不從集傳胡雙湖獨信朱子詩詞卑順柔弱之語謂即末章不能奮飛句可見竊正以此言可驗為仁人之詩爾葢良禽擇木而棲志士

擇君而事去就之際臣子可以自決此詩之仁人分屬親賢心憂宗國雖不見用而不忍輕去故有不能奮飛之歎耳若婦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御妻求去終非正道買臣見棄益徵薄俗其有被出而去者非其人之自欲去而去也覩燕飛而垂涕杭河廣而思還豈容有奮飛之思乎離騷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吾將遠逝以自疏又曰忽臨睨夫舊鄉眷局顧而不行正此詩之意 按賈子曰歷九州而相其君何必懷此都盖未諒其心事史公繫心懷王四字眞千古知己 盖屈原者楚之

同姓也故寧以身殉國而託詞路遠鄭康成以此仁人與君同姓故責之以兄弟之道誠見及於此乎孔叢子曰吾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易孔子原不以為婦人之詩云

燕燕篇

序曰燕燕莊姜送歸妾也朱子謂遠送於南一句可為送戴嬀之驗蓋以陳在衛南也韓氏以為定姜歸其婦坊記鄭注又以為衛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此詩陸

釋文云此魯詩說也范逸齋辨之良是考春秋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杜注戊申三月十七正在春時玄鳥至之後也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州吁親弒桓公石碏欲討之其謀深矣乃不圖之於本國而反假手於陳可取必於陳者陳即以一介行人之至唯命是聽碏之忠固足以取信於陳而古今來起義討賊者正不乏人或謀未發而機先露或事未成而禍已至碏非有恃於陳斷不敢輕發此謀也今觀此詩末二句之意戴嬀以先

君勗寡人已亦何可獨忘之乎提起先君而子弒國危之戚復仇雪怨之情隱然見於言外矣則此詩之作實有以感動戴嬀而戴嬀在陳故用陳而成其謀耳豈徒大義滅親功在石子哉郝敬謂闕山寥落隻影孤飛千古離情此為獨唱通詩之詞未識詩之旨也

終風篇

序曰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諸儒多從之今考毛傳釋莫往莫來句云人無以

子道來事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孔疏云州吁既無子道以來事已由此已不得以母道往加之如其言州吁既弑桓公之後倘能以子道事莊姜莊姜遂當以母道加之乎且經言莫往莫來而傳疏由莫來故莫往不顯與經背乎李樗更引春秋衛定公夫人為証考左傳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為太子是獻公者乃定公所立故定姜以母子之大義責之曰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其言甚正而嚴今莊姜

以桓公為已子州吁以嬖人之子而弑之弑君之賊母子之恩已絕大義滅親石碏之所以殺石厚也且覆巢之下無完卵殺其子安用其母夫人有君而弑之焉能有母而事之乎况州吁有寵而好兵莊姜惡之久矣豈弑君之後反欲親之乎覩燕燕之念先君而謂莊姜欲州吁以子道待已已願以母道往加殊非情理審此當從朱傳

凱風篇

序曰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孝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心而成其志爾孔氏最信序說乃云經皆自責之詞朱子亦曰此乃七子自責之詞非美孝子之作蓋子能婉詞幾諫使親無過誠可美矣然曰美者後人尚論之詞非當日作詩者自以為可美也詩為七子自作方自責之不暇敢自以為美乎李迂仲謂七子有大舜負罪引慝之意因孟子論凱風而引舜為證遂以譽七子誠為七子所不

敢當朱備萬又責其不能先意承志諭親於道其所以
教天下之為子者深矣而未免太苛要皆後人議論之
詞非經文本義也又孔氏謂孝子自責母遂不嫁此亦
要其終而言也朱子據經為解未補此義使七子作詩
之後母竟他適復何足貴雖不能化之於初猶能救之
於後殆所謂幹母之蠱者矣孔說不可廢

雄雉篇

序曰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

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序以宣公有夷姜宣姜之事因稱之為淫亂又有入郕伐鄭之役遂加以軍旅數起之罪夫淫亂不恤國事與軍旅數起是兩項事不應一詩而兼刺之且既言大夫久役男女怨曠此詩當即為大夫妻所作經云君子自非微賤之役夫矣乃言國人患之而作則又是他人抱不平也數句自相矛盾宜朱子不從也李迂仲黜王蘇而遵毛鄭云王氏曰雉善鬬雖飛而不分域其交也有時言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曾雉之不若也蘇氏曰宣公好用兵如雄雉之勇于鬬王以男女怨曠言之

蘇以軍旅數起言之詳考此詩雄雉則有求雌之意蓋以刺其淫亂如匏有苦葉曰雉鳴求其牡亦刺其淫亂小弁曰雉之朝雊尚求其雌此謂求雌之意從毛鄭之說可也黃實夫謂以禽獸喻其君非作詩者之本意故專以為怨曠之詩見識獨高云此詩大夫久役男女怨曠作此詩者自嘆其雉之不若也牧犢子七十無妻作雉朝飛操曰嗟我雖人曾不如彼雉雞生年七十無一妻與妃亦此詩怨曠之意也而必歸於刺宣公亦不脫前人窠臼蓋國人之有怨曠不可謂非宣公之過今玩詩詞勤勞國事而曰自詒伊阻欲求善處而曰不忮不求辭氣之間纖毫無懟上之意故王曾齋以為大有學識人

作也王曰婦人思其夫從役而未歸第二章從容閒雅優柔不迫此正風也末章愛之切期之深理亦甚明大有學識人也不忮不求句夫子固嘗稱之雖曰何足以臧此是欲進子路故云爾學者須從此用功可也

雄雉

雉之名見於爾雅者十有五曰鷂雉注青質五彩鷮雉注即鷮雞也長尾走且鳴鳪雉注黃色鳴自呼鷩雉注似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鮮明疏尚書謂之華蟲秩秩海雉注如雉而黑在海中山上翟山雉注長尾者鶾音汗雉鵫丁罩切雉注今白鵫也雉絕有力奮伊洛而南素質五彩皆備成章曰翬注亦雉屬言其毛色光鮮江淮而南青質五彩皆備成章曰

鷂注即鷂雉南方曰翯音儔東方曰鶅音緇北方曰鵗音希西方曰

鷷音尊注說四方雉之名又曰鵽丁刮切鳩寇雉注鵽大如鴿似雌雉鼠脚無後指岐

尾為鳥憨急羣飛出北方沙漠地又曰寇雉泆泆注即鵽鳩也又曰鸕諸雉

注未詳或云即今雉雉之暮子為鷚力救切注晚生者除奮與鸕鷚為諸

雉通名伊洛之鷂即鷂共十五雉也左傳五雉為五工

正注制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杜預取四方之雉并翬為五以伊洛土

之中區故與四方之雉合為五樊光賈逵以五雉分屬

五工邢疏譏其無所憑據今觀詩中言雉者不一不獨

取其有耿介之性（韓詩章句雉耿介之鳥）亦取其有文明之象也（易離為雉注取其有文章）小雅有集維鷮即鷮雉也簡兮右手秉翟即翟山雉也斯干如翬斯飛即素質五彩之翬也蓋有三種云

匏有苦葉

序曰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鄭氏謂夫人者夷姜也歐公闢之（曰夷姜者宣公之父妾也宣姜者宣公子伋之婦也）此二人皆稱夫人皆與宣公為淫亂者考詩之言不可分別不知鄭氏何從知為獨刺夷姜也附鄭者謂作詩

時未為汲娶當是刺夷姜且詩作早晚不可知令直以詩之編次偶在前耳然則鄭說何可據也烝父妾淫子婦皆是禽獸之行詩人刺之宜為甚惡之詞令鄭以匏葉苦濟水深為八月納采問名之時又以深厲淺揭喻男女才性賢不肖長幼適相當乃是刺昏姻不時男女不相當之詩也且烝父妾奪子婦豈有昏姻之禮安問男女賢愚長幼相當與否毛鄭不得詩人之意故其說失之迂遠也

當已然以為兼刺夷姜宣姜則宣姜寵而夷姜縊二夫人既不同時欲以一詩兼刺之理既難通且此詩通篇皆比無一語直陳其事何以定此之為刺宣公彼之為刺夫人乎

歐以首章刺宣公烝淫二姜不問可否惟意所欲期於必得濟盈不濡軌與宣公貪于淫惡身蹈罪惡而不自知雉鳴求其牡與夫

人不顧禮義而從宣公三章言宣公曾庶人之不若末章刺夫人曾行路之人不若范逸齋專以夫人為宣姜云說者以詩有求牡之說謂宣姜乃宣公要而取之故知為夷姜此求之過也父妾則止謂之夷姜子婦則配公之謚而為宣姜明衛人以宣姜為夫人矣觀君子偕老及鶉之奔奔二詩宣姜固自以為夫人衛亦以宣姜為夫人矣但經言雉鳴求其牡則誠不切宣姜耳朱傳泛指為淫亂之人既曰淫亂則皆非匹而求匹者矣況牝雞雄狐古語本相通何必拘以為異類相求耶夫古人作詩必從其類經文明言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可知詩人所

刺必是當時士庶之有淫亂者故陳此禮以諷之若刺君與夫人而陳士禮尊卑既隔體製自別徒為迂濶之說未見親切之義賦詩必類作詩乃不類若是耶則朱傳為得詩旨矣

葑

孔疏曰葑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葑蓯也蕘也芥也七者一物也其言須者本爾雅（云須葑蓯）及毛傳也蕪菁者本陸疏與方言（云陳楚謂之蘴齊魯謂之蕘關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部謂之大芥）也蔓菁

者本坊記注云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也葑蓯者亦本爾雅也蕘

又本方言芥又本陸疏云幽州人謂之芥也而爾雅又有蕵蕪

之名方言又謂之蘴蘇頌圖經又謂之臺子春食苗夏食心秋食

莖冬食根劉禹錫嘉話錄謂之諸葛菜諸葛令軍士種蔓菁取其纔出甲可生食

一也葉舒可煮食二也久居則隨以滋長三也棄不令惜四也迴則易尋采五也冬有根可劚食六也本

草謂之九英松又謂之雞毛菜共十有三名皆即此詩

之葑也方言又云小者謂之辛芥紫者謂之蘆菔埤雅

亦言蕪菁似菘而小俗謂之臺菜其紫花者謂之蘆菔

一名萊菔陶隱居亦言蔓菁與蘆菔相似皆混蕪菁為蘆菔王伯厚馮嗣宗辨之矣郭注方言以葑為今菘菜陸德明又譏之曰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矣陳長發以李氏綱目為據指為大頭菜大抵葑實菘類在南為菘在北為蕪菁菘惟葉可食蕪菁根葉皆可食蕪菁既可食根故揚陶鄭陸誤以為蘆菔耳且据農政全書則菘未嘗不宜北蕪菁未嘗不宜南据本草則土地所宜南之菘北之蕪菁不可移植今南方絶少蕪菁北方亦鮮菘菜故諸儒

之生於南北者立說多異耳又考葑既為蕪菁蔬之最有益者故禹貢荆州貢之周禮醢人葅之漢桓帝詔民種以助食急就章云老菁蘘荷冬日藏老杜詩云冬菁飯之半皆言其美也鄭箋乃謂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以根惡時棄其葉不知葑之根果於何時惡乎驗今南方之菘既與芥形味各别而蘆菔有二種有紅有白其白者五月收子後其根乾枯名地括樓可入藥而不可食殆謂是歟然根枯時久無葉之可采矣吕記朱傳

俱從鄭何未細審耶名物疏錢氏云凡菜近地之莖葉多黃腐不可食如此解下體最切而確埤雅梗長葉瘦高者為菘葉濶厚短者為蕪菁

菲

孔疏云菲也芴也蒠菜也土瓜也宿菜也五者一物也考爾雅曰菲芴郭注即土瓜也又曰菲蒠菜郭注菲草生下濕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是郭以芴與蒠菜為兩物也某氏注爾雅兩處俱引此詩而陸璣云菲似葍

幽州人謂之芴爾雅謂之葍菜今河内謂之宿菜則固合芴與葍菜為一物矣但郭氏所謂土瓜者不詳其形色張揖廣雅亦止云土瓜芴也而本草王瓜一名土瓜則爾雅之鉤藈姑也郭注鉤𤬍也一名王瓜實如瓝瓜正赤味苦非即此菲菲之名不見於本草難定其為何物又葑則四時可采菲則三月可蒸鬻見陸疏其根亦三月可采崔寔月令其生不同時不知詩人何以並歌之據鄭氏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也孫氏爾雅注菲葍類也陸氏三家俱以菲為葍類葍葉大華白根

如指正白可啖則菑實與葑相類而郭謂蒠菜似蕪菁則葑菲本相類之物故連類及之乎

荼

毛傳曰荼苦菜也朱傳旣云荼苦菜又云蓼屬於是議者紛起考爾雅言荼者五釋木之檟苦荼固是木類釋草曰荼苦菜（本草一名選一名遊冬一名荼草）曰荼虎杖（注似紅草而粗大有細刺可以染赤）曰荼委葉（注引良耜）曰蔈荂荼（注即芀）嚴氏謂經有三荼一曰苦菜邶谷風唐采苓雅緜是也二曰委葉頌良耜

是也三曰英荼鄭出其東門豳鴟鴞是也此即荂荼蔈陳氏

謂荼與蓼有六異苦菜生於秋歷冬經春得夏乃成本易

通卦驗蓼則春生而秋萎一也苦菜以四月秀月令蓼則華

於秋二也苦菜葉似苦苣本草衍義斷之有白汁陸疏蓼葉狹

小無白汁三也苦菜花黃似野菊邢疏蓼花成穗而長色

紅白四也苦菜味苦邢疏蓼味辛五也苦菜一花結子一

叢形如茼蒿子蓼子大如胡麻子赤黑而尖扁六也二家

之論甚當然則苦菜可食故內則濡豚包苦儀禮鉶羹

羊苦月令以之紀時周書時訓解云小滿之日苦菜秀不秀賢人潛伏更藉以覘賢才之隱見不可與蓼花為類明矣良耜以薅荼蓼之荼為委葉乃草也故與水草之蓼並除之也陸佃又合苦菜茅秀為一亦誤耳

薺

薺字毛鄭孔皆無訓呂記引本草陶隱居注云薺味甘温主利肝氣和中人取其葉作菹及羹亦佳朱傳曰薺甘菜亦用陶義也考爾雅言薺者四曰蒫薺實注薺子味甘邢疏引

陶語及此詩為證固別錄中菜部上品之薺亦即春秋

繁露云薺以冬美冬水氣也薺甘味也乘於水氣而美者甘勝寒也薺之言濟與濟大水也與師

曠占云歲欲豐甘草先生甘草薺也之薺也曰菥蓂大薺注薺葉細俗呼之曰老薺

此薺味辛本草草部之薺也一名蔑菥一名大蕺一名馬辛又曰苨蒧

苨注薺苨也又曰蕇音典葶藶注實葉皆似芥一名狗薺廣雅云蒧苨本草以

為似人參葶藶本草以為子細黃至苦其味亦殊皆非此

詩之薺也鄭漁仲以此薺為薺苨陳藏器又以大薺為

葶藶皆失詳考而李氏綱目以為薺有大小數種將爾

雅所稱皆是蘼特以形異而別其名歟釋家取其莖作挑燈杖可辟蚊蛾謂之護主草學者亦宜知之

涇以渭濁

涇水出陝西平涼府鎮原縣西笄頭山至涇州又東南至西安府邠州界又東北至西安府高陵縣入渭地里志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岸頭山東南至陽陵縣入渭行千六百里渭水源出陝西臨洮府渭源縣漢首陽縣鳥鼠山西北谷流逕鞏昌府秦

州又經鳳翔府寶雞縣至岐山縣入西安府武功縣北興平縣南至咸陽縣界豐水南來注之又東過長安縣北與涇水合於高陵東流至華陰縣界入河地里志東至京兆府司空縣入河是二水之源異而流合合流三百里清濁不相離斯亦宇宙之至奇也毛傳云涇渭相入而清濁異鄭箋云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已惡也孔疏云以涇濁喻舊室以渭清喻新昏取相入而清濁異似新舊相間而善惡別朱傳皆以涇喻舊室渭喻新昏也呂記載程子云涇濁而渭清今涇反以渭為濁湜湜清貌視于淺處則見清彼以為濁而其沚自湜湜以言其咸而不

能正及朱子初説云宴安于新昏不以舊室為潔而與之也而斷之曰涇新昏也渭舊室也涇渭既合則清濁易惑于洲渚淺處視之渭之清猶可見竊意涇濁渭清自有一定何必以沚之湜湜始知渭之清哉且既自知己之醜惡如涇當安於命而不必作此詩矣古今唯小人專惡君子新昏之以舊室為惡猶涇之反以渭為濁也如此看以字方著落

中露泥中

毛氏以中露泥中為衛邑孔氏申之不言其在何地考

古今山州記云黎侯寓衛以中露泥中二邑處之又水經黎陽縣今廢在直隸大名府濬縣西三里注云式微黎侯寓於衛是也則毛說有據然水經注又以泥中在魏濮陽縣治水經曰跨河東遷黎陽故城注云世謂黎侯城黎侯寓於衛詩胡為乎泥中毛云邑名疑此城也土城汚下城居山阜曹學佺云今在東離狐城者是隋開皇中置廩邱縣於此徐儆弦謂中露今屬山西泥中亦必有說又云黎國在潞安府黎城縣馮嗣宗又謂黎縣即廢臨河縣在大名府開州西六十里衛泥中邑即此地也中露古人所未詳諸說紛紛未有確

据竊以杜詩有不夜月臨關之句而邊關遂有不夜城烏知後人不因此詩而附會其地歟且以為地名殊覺少味故朱子從王氏說也又段昌武引曹氏曰黎侯國也（呂氏春秋武王封堯後于黎州）壺關縣有黎亭東郡有黎縣未知孰是考左傳（潞奪黎氏地晉人滅潞）杜注黎在上黨壺關縣（黄氏云今潞州上黨黎陽壺關三縣皆古黎國城）然則壺關之黎亭乃黎本國也東郡之黎城（孟康曰詩黎侯國）或黎侯寓衛之地歟又泉水飲餞於禰釋文云禰韓詩作泥是衛邑果有名泥者學者讀朱傳

不盡廢毛傳焉可

萬舞

毛傳曰以干羽為萬舞鄭箋曰萬舞干舞也孔氏信鄭云言干則有戚矣禮記曰朱干玉戚而舞大夏言籥則有羽矣籥師曰教國子舞羽吹籥羽籥相配之物則羽為籥舞不得為萬也以干戚武事故以萬言之羽籥文事故指體言之且此萬舞并無羽籥則碩人故能籥舞也下章無為復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也孫鑛云萬舞干戚也羽舞翟之舞也傳失之矣呂氏從毛曰萬者二舞總名也干舞者武舞別名也籥舞者文舞別名也文舞又謂羽舞鄭據公羊云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以萬舞為干舞蓋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去其有聲者故去

籥焉若萬舞止為武舞則此詩與商頌何獨言武舞不及文舞耶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宮亦不應獨用武舞

考劉炫左傳說云羽者為文萬者為武武則左執朱干右執玉戚文則左執籥右秉翟固與鄭說同然尚書大禹謨舞干羽於兩階孔安國曰舞文舞於賓主階閒抑武事是干舞亦為文舞也韓詩說云萬以夷狄大鳥羽異義公羊說云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則又以萬舞專為文舞矣左傳將萬而問羽數何休云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夏小正二月丁亥萬入用籥

是羽舞籥舞名萬焉息嬀聞振萬焉曰先王是以舞習戎備是干舞名萬也信乎萬之總文武二舞矣故杜注左傳止以萬為舞名而孔氏疏左傳亦云萬是舞之大名則毛呂之說不易爾又文武二舞各有其職碩人所掌則文舞也故首章之萬舞總言將舞文武二舞之時也三章乃自言其職脉理甚清若萬舞專為武舞將碩人既掌武而又掌文耶何更先武而後文耶孔乃以三章證萬之專為武舞豈確論乎

諸姬姑姊

毛傳曰諸姬同姓之女又曰父母之姊妹曰姑先生曰姊其言簡而已明鄭箋以諸姬為未嫁之女謂我且欲畧與之謀婦人之禮觀其志意親親之恩也孔氏强毛以與鄭同云以言諸姬是未嫁之詞又嚮所見宜據未嫁者傳同姓之女亦謂未嫁也恐非毛㫖竊意欲謀婦人之禮當就傅姆而問之何得與未嫁之女謀之乎且女既未嫁乃與人謀婦人之禮豈不靦於顔乎鄭又謂寧則問姑及姊親其類也先姑後姊尊姑也先

姑後姊之說本之左傳文公二年杜氏注云衛女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問於姑姊諸儒因之皆以姑姊指在家者言朱傳曰諸姬謂姪娣也又曰諸姑伯姊即所謂諸姬也是統指隨嫁之媵女言矣許白雲曰姪娣隨嫁者也故可與謀若姑與姊豈亦在所嫁之國而可問之哉詩緝既出適於人則與父母相遠矣今父母終唯姑姊尚存問其安否感親之殁而念骨肉之存者也當從此說馮復京曰諸侯一娶九女夫人及二媵俱有姪娣考諸經傳並無以姑為媵之文蓋姊得為媵姑尊非可從嫁也俱譏之今考左傳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杜氏以為公之姑

及姊是姑姊二人同嫁庶其矣又昭公二年晏嬰請繼室於晉曰猶有先君之嫡及遺姑姊妹若而人既合言遺姑姊妹則嫡嫁而姑姊妹俱可為媵明矣爾雅女子謂昆弟之子為姪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姒後生為娣注同出謂俱嫁事一人若姑姊不可從媵此詩之序既云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又安得有姑姊尚未嫁而在家者乎更安得有姑姊反以父母在而可歸在家者乎顧氏日知錄曰諸姬猶碩人之庶姜古之來媵而為姪娣者必皆同姓之國其年之長幼序之昭穆

不可知也故有諸姑伯姊之稱猶言伯父伯兄也貴為小君而能謙以下其衆妾所謂其君之袂不如其娣者矣朱傳為人指斥深矣得此一助為功不淺若夫此詩之作或以為宋桓夫人子貢傳宋桓姬閔衛之破也或以為邢侯夫人錢天錫據詩言干山干山在周為邢國也則經傳無明文誠不必穿鑿也

彤管

左傳定公九年引詩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管之彤者毛傳曰彤管以赤心正人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事無大小紀以成法鄭箋曰彤管筆赤管也赤

管煒煒女史以之說釋妃妾之德美之前漢董仲舒傳答牛亨問曰史臣載筆以彤管用赤心記事也後漢皇后紀論曰古史彤管記功書過杜氏左傳注云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也古說相承皆即以為筆歐陽公始疑之曰若彤管是王宮女史之筆靜女何得以貽人若靜女家自有彤管用以貽人則因彤管自媒何名靜女古者鍼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不知此管是何物范氏和之曰古人以刀為筆未有用毫毛者安得有筆故書謂之畫蓋以刀筆刻畫于簡至秦蒙氏始以毫毛製筆故漢以後始有竹簡寫之之說朱子遂云彤管未詳何物矣閭嘗稽諸載籍筆之所從來者遠爾其見於經者曲禮曰史載筆注筆謂書具之屬是也疏云不言簡牘

而言筆者筆是書之主則餘載可知又爾雅張揖以為周公所著或言孔子所益今為十三經之一曰不律謂之筆又曰滅謂之點注以筆滅字為點則古人不盡以刀刻畫明矣見於傳者外傳魯語里革曰臣以死奮筆晉語董安于曰臣之少也進秉筆士茁曰臣以秉筆事君韓詩外傳王滿生曰藉筆牘書之周舍曰臣以為諤諤之臣墨筆執牘從君之後伺君過而書之皆是也莊子稱宋元君將畫圖衆史舐筆和墨史記言孔子筆則筆削則削及兩漢書所載此又筆之見於子

與史者也其散見於他説者尚有可考焉太公陰謀武王筆銘曰毫毛茂茂尚書中候曰元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孝經援神契曰孔子制作孝經搢標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崔豹古今注曰古之筆不論以竹以木但能染墨成字即謂之筆秦吞六國滅前代之美故蒙恬得稱蒙恬造筆即秦筆耳以枯木為管鹿毛為柱羊毛為被所謂蒼毫也許氏説文曰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劉熙釋名曰古以筆能述事而言故謂之筆成公綏筆賦序曰以筆能

畢舉萬物之形故謂之筆則自有書契以來即已有筆不獨創始於秦矣況乎黃帝之硯黃帝得玉而篆曰帝鴻氏之硯周公之硯周公硯銘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汙白晉靈公之硯如蟾蜍腹容五合水孔子之墨陸士龍夫子墨祝曰孔子之墨藏于松煙本性長生子孫無邉老君之墨老君居景室中與五老叟共譚天地之數撰經書十萬言有溪提國二神人出金壺壺中有墨汁狀如淳漆以寫經蔡倫以前之紙後漢書云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四者相須而利用久矣何獨疑於筆乎老杜曰老塵形管筆義亦取此意古稱青史取殺青為義女史所執管加形色故曰形

管云

桑中篇一

序曰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也

夫曰刺奔則非奔者自作乃詩人見此奔者而刺之耳呂東萊作讀詩記依序立說朱子既作書以爭之及東萊歿讀呂氏詩記桑中篇又書其後以辨之平日與門人論議甚詳而詩序辯說辨駁尤力焉貴與謂淫詩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左傳季札觀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存焉則諸詩皆雅樂

矣
猶信呂記而與朱子為難竊意孔子刪詩固不容間存淫邪之作而刺淫之詩亦一二見足矣何必繁多若是耶夫聖人之所惡有四訕上稱人惡居其二子貢之所惡有三而徼與訐亦居其二今考國風十有五周召豳三風之外十二國風共詩一百二十有八篇而刺詩多至七十八篇曰怨曰疾曰責曰惡者更紛紛也聖人刪詩何專取此刺譏誹訕之詞耶如變雅中家父凡伯輩身列王朝而國是日非目覩時艱憂從中來感慨係

之萬不得已而發為詠歌形諸篇什以冀倖君心之一悟俗之一改忠厚之道也亦臣子之分也國風之刺詩皆毫無干涉之人微譏冷諷發人隱私斥人過惡究無補於其人已成之事此實朱子所謂一鄉之擾一邑所惡者矣且詩為淫邪者所自作固為淫邪之詩乃刺人淫邪而曲盡淫邪之心曲盡淫邪之事亦當為大雅所不道況人有淫邪而我述其淫邪之事以刺之豈能去其淫邪二字乎不能去其淫邪而遂可以為雅樂乎牆

有茨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序謂刺其上者是已然曰不可道而不明道之詩人立意之厚如此此詩獨委曲詳道之者何哉鶉之奔奔曰人之無良君子偕老曰子之不淑稱人稱子必非自作此詩曰期我曰要我曰送我就詩論詩則為自作可知奈何舍經之明文而曲從序說節外生枝徒滋誹議乎且采非一采孟不一孟詩人亦衹設為虛浮之語以寄其繚繞之思耳序遂謂相竊不可止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

桑中篇二

釋經之道無他惟其心之細而已矣惟其心之靈而已矣心之不細則不能剖别疑似心之不靈則不能探取眞旨樂記曰桑閒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桑中詩序曰政散民流而不可止粗心讀之其言相合李黄集解遂謂禮之桑閒即詩之桑中朱子信之著於集傳考邶鄘衛三風皆爲衛詩桑中乃衛詩之一也言衛詩而桑中在其中言桑中

而即知其為衛詩矣乃樂記既言鄭衛之音又言桑間濮上之音亂世之音怨以怒而係之鄭衛亡國之音哀以思而係之桑間濮上是二音之倫節不同時世亦異亂之猶愈於亡亡之彌甚於亂明屬二事也周禮大司樂辨其淫聲凶聲鄭氏謂淫聲若鄭衛凶聲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分別甚明而樂記注云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水出則桑間乃地名非詩名也又云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于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為晉平公歌

之桑間在濮陽南與史記合云師曠聞而撫之曰此亡國之音也昔師延為紂作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自投濮水之上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是其詩作于紂時紂不久而亡故曰亡國之音則桑間之非衛詩而桑中之非桑間明矣若夫心之固滯者執詩詞而泥之則曰期我曰要我曰送我我者詩人自我是此詩為淫者自作矣乃采不一采孟非一孟一人之身所遇姜弋鄘之女皆為孟而姜弋鄘之女期我要我送我之情同期我要我送我之地又同豈理之真也哉郝氏以沬為淫昏之稱麥為宿麥姜指淫婦而唐言蕩葑

言風弋言引鄘言賤雖不免穿鑿却不為前人圓者自古淫亂之人自以為閨門之幽世所不知故自肆而不返孰知事無微而不著惡無隱而不顯鐘鼓於宮而聞於外鶴鳴于臯而聞于天我古期之要之送之而人已歷歷知之而明明道之聖人錄之於經使後世之為惡者惕然戒懼猛焉遷改庶不以貽貽飾節寘寘隳行而為不自欺之君子此詩教之為功大耳序云刺奔得詩旨矣朱子釋經剖別義理最為精審而就詩論詩尤為直捷此詩偶衍李黃之誤

而必欲與東萊相左或亦智者之千慮歟

定之方中

毛傳曰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鄭箋曰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皆以定為即營室而所以取名營室之義毛以視定星而正南北遂以營宮室也鄭以定星昏中小雪之時可以營宮室也考爾雅營室謂之定孫炎註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為正左傳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杜預註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築

則鄭説有據故朱傳從鄭但孔氏據周禮匠人註匠人職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懸為規識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晝參諸日中之影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謂視日影而東西南北皆知者信已謂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未確考匠人職云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賈疏曰前經已正東西南北恐其不審更以此二者以正南北朝夕即東西也夫極星既可正東西則定星自可正南北矣極星之正東西兼乎南北則定星之正南北亦兼乎東西矣且孔氏既以匠人注是揆日瞻星以正

東西南北之事何以知定星不可視以正南北乎又宴子春秋云景公新築柏寢之臺使師開鼓琴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夕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明日晏子朝公曰先君太公立國何為夕對曰古之立國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而今之夕者周公立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公曰古之臣也文選江淹擬顏延之侍宴詩云太微凝帝宇瑤光正神縣列宿搆仙宮開天制寶殿注云匠人上法太微以成帝宇觀斗柄以正神州赤縣南北之位是皆以星正方之證也毛說云揆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不可盡廢至定名營

室廣雅又謂之豕韋則有三名矣而其為數春秋元命苞曰營室十星挺陶精類始立綱紀包物為室晉天文志云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一曰元宮一曰清廟則營室實二星也又言離宮六星為天子之別宮合營室離宮亦止得八星耳考工記又合營室與東壁而為四星所見各殊當以晉志為正也

榛栗椅桐梓漆

六木之中榛栗為類椅梓為類桐最難辨漆固易明也

陸璣云榛栗屬有二種其一種之皮葉皆如栗其子小形如杼子表皮黑味亦如栗所謂樹之榛栗者也其一種枝莖皆如木蓼生高丈餘作胡桃味遼代上黨皆饒羅願云榛枝莖如木蓼葉如牛李色高丈餘子如小栗核中悉如李生則胡桃味膏燭又美亦可噉漁陽上黨皆饒鄭注禮云似栗而小關中鄜坊甚多然其字從秦盖此意也又一種大小枝葉如栗其子形如杼味亦如栗所謂樹之榛栗者是大木非榛梏之榛若女贄則宜兩者皆可用皆言榛有二種而陸以此詩之榛為如栗羅以為如木蓼馮復京據說文以榛為木亲為果而謂山有榛之榛當作亲樹之榛栗之榛宜為榛又謂兩榛俱有實如栗則亦不甚別異也栗則五方皆有周秦吳揚特饒吳越被城表

裏皆栗惟濮陽范陽栗甜美味長陸疏樹高二三丈葉似櫟花青黃色似胡桃花蜀本草實有房若拳中子二三小者若桃李中子惟一二將熟則暴開芓出有茅栗佳栗其實更小一栗房當心子謂之栗楔治血尤効圖經上林苑有侯栗瑰栗魁栗榛栗嶧陽栗西京雜記其種亦不一矣爾雅曰椅梓郭注云即楸爾雅曰楸榎郭注云大而皵音鵲皮粗也楸小而皵榎說文亦曰椅梓也梓楸也楸梓也檟楸也則椅梓楸檟一物而四名乎然此詩言椅又言梓當為二物陸疏云楸之疏理白色

而生子者為梓梓實桐皮曰椅則未嘗不微分也而梓
為百木長羅願樹似桐而葉小花紫蕭炳實曰豫章古今注白
色有角者為梓或名角楸又名子楸黃色無子者為柳
楸世人見其木黃又呼為荊黃楸云齊民要術若夫桐之類
陸璣謂有青桐嚴粲梧桐生矣之桐為青桐白桐宜琴瑟嚴粲椅桐梓漆之桐為白
桐赤桐三種本草衍義有白桐可斲琴者葉三杈開白花不結子荏桐
早春開淡紅花子作桐油梧桐四月開淡黃小花一如棗花枝頭出絲墮地成油五六月結桐子今人取
炒為果此是月令清明之日桐始華者崗桐無花不中作琴體重四種陶氏有青桐

葉皮青似桐而無子梧桐色白葉似青桐而有子白桐與崗桐無異惟有華子耳岡桐無子是作琴瑟者四種陸佃譏陶說云青桐即今梧桐白桐又與岡桐全異白桐無子材中琴瑟岡桐子大有油是已而與羅願皆以白桐為爾雅榮桐木之桐郭注爾雅則以為梧桐如行義說似郭為當蘇頌謂作琴瑟者岡桐也而二陸及嚴粲俱以為白桐則從衆矣蘇又謂漆樹高二三丈皮白華似椿葉似槐子若牛李木心黃蜀本注云上等清漆色黑如瑿若鐵石者好嫩黃若蜂窠者不佳而說文云桼木汁可以髹物象形桼如水滴而下則其字本作桼

加水為漆沮之漆今通用漆字矣古今注云以剛斧斫其皮開以竹管承之汁滴管中即成漆也

景山

毛傳曰景山大山也但以景為大而不言其大者為何山鄭箋以後李迂仲呂東萊輩俱從之朱傳曰景測景以正方面也與既景迺岡之景同或曰山名見商頌前說創也後說本之范逸齋云景山以大而得名商之故都也衛在商畿內故升虛以望知地勢之勝考水經注云河水分濟北逕景山東又北逕楚

邱城西寰宇記云景山在澶州衛南縣東南三里是商都實有景山故詩傳遺說劉砥錄朱子云景山山名與商頌陟彼南山同朱子嘗以或說爲是但京爾雅非人爲之邱絶高爲之京在鄭不在衛故毛氏釋京亦不據以爲說耳若測景之事上章揆之以日是其事也何必復言之乎本章升字降字相應上四句皆升虛以望之事觀于桑始降而觀之測景用八尺之臬樹於所平之地中央不在山亦不在邱也況在漕虛之上烏能測楚邱之山與邱乎毛傳不可易矣

匪直也人

按此有四說毛傳曰非徒庸君孔疏曰文公既愛民務農如此則非直庸庸之人也故秉操其心能誠實且復深遠是善人也范逸齋曰非可以常人而論吾君是以人為常人泛指他人言也朱子答劉坪書曰言非特人化其德而有塞淵之美至於物被其功亦至衆多之盛嚴粲曰是文公能務農重本以蕃育其人也非直人也文公操心塞實淵深故能致國富而殭是以人為治人指百姓言也蘇傳曰

不直哉是人也其心充實而淵深朱傳曰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也則以人為斯人空指文公之身言也黄櫄曰匪直也蓋詩人語而形容不能盡謂不直其為人也如此而其所以秉心者又誠實淵深所以能治國家是以人為為人實指文公之行言也許白雲從朱傳云匪獨訓匪直字以兩句作一連說直如孟子非直為觀美之直或又疑朱傳合二句為一句文義迂滯且騋牝三千皆秉心塞淵之所致不應將秉心句劃斷要之四説皆通若以上四句為文公之勤於人而謂

非但於人如此其秉心塞淵兼致騋牝之三千則嚴意尤勝矣

四之五之六之

毛傳曰驂馬五轡孔云傳稱漸多之由為説從内而出外上章四之謂服馬之四轡也次章加一驂馬益一轡故言五之也三章又加一驂更益一轡故言六之也　以御馬喻治民馬多益難御也鄭箋曰四之者見之數也五之者亦謂五見之也六之者亦謂六見之也毛指馬之轡言鄭指見賢之數言毛説太迂鄭説明快但四之五之六之緊連良馬之下當指

馬之數言黄氏謂出郊遠行而外有所備夫出郊猶在國也預備其二若遠適異國未知宜備幾馬也考書言若朽索之馭六馬易孟京春秋公羊皆言天子駕六禮王度記云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既夕禮云公賵以兩馬是也庶人駕一埤雅說文曰駢駕二馬也尚書大傳曰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駢馬驂駕三馬也駟駕四馬也列子云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白虎通曰天子駕六者示有事天地四方也史記秦始皇以水數制所乘六馬漢書輿服志乘輿所御

駕六餘皆駕四又漢制太守駟馬其加秩中二千石乃益右驂故太守稱五馬晉王羲之出守永嘉庭列五馬唐李杜詩言五馬道旁來五馬爛生光人生五馬貴則五馬六馬古果有此制也但五馬為太守之制衛之大夫或宜乘之六馬唯天子得駕詩人不應以之美大夫且詩言駟騵彭彭武王所乘則天子也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則諸侯也四牡騑騑使臣所乘則大夫也一車之駕四馬其定制矣衛寧獨異乎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車

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騑周人又益一驂謂之駟本從一驂而來亦謂之驂經言驂則三馬之名孔晁之述毛皆謂作者歷言三王之法王基云商頌曰八鸞鎗鎗是殷駕四不駕三也孔穎達云周禮校人乘馬一師四圉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布乘黃朱馬以引重左右當均一轅車以兩馬為服以一馬驂之偏而不調矣譏之矣朱子謂取協韻而極言其盛固為圓通程子謂馬至於五六馬之益多見其禮意之益加也李樗曰始見則以四馬與之中見則以五馬與之終見又以六馬與之言其禮意有加無已竊考左傳昭公六年楚公子棄疾過鄭見鄭伯以其乘馬

八匹私面見子皮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太叔以馬二匹可見古人贈賄之儀自有差等重其人則厚其禮慇懃繾綣之意藉物以將之物有加而意無盡好賢之誠者固當如是也以此觀之程李之說實爲有據

緑竹

爾雅曰菉王芻也其氏曰菉鹿蓐也郭注今呼鴟脚莎詩緑竹猗猗是也又曰竹萹蓄郭注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

毛氏本此釋詩分緑與竹為二而不以為竹也陸疏曰緑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緑色高數尺今淇澳旁生此草濯礪可以洗攪笏及盤枕利於刀錯俗呼為木賊彼土人謂此為緑竹張華亦言奥水入淇水有緑竹草又合緑竹為一而不以為竹也朱傳曰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則以緑竹為竹令考陸說與下切磋琢磨義合但經明言緑竹而以為緑草顯與經背且驗今木賊草寸寸有節初無華葉陸謂莖葉似竹則誠不知何物矣本草菉亦名藎

草入本經下品陶氏別録謂可染作金色漢書又作盭
盭綬也說文又作莀皆言可以染黃觀詩采綠采藍並稱
可知為染草也本草萹蓄又名扁辨扁曼粉節草道生
草蘇氏謂開青黃花李氏謂開細紅花郭氏雖言可食
亦殺蟲陶氏但言煮汁與小兒飲療蚘蟲而已初非美品
也水經注引漢武下淇園之竹為楗寇恂下淇園之竹為矢百萬事而辨
之曰今通望淇川並無此物惟王芻綠竹不異毛興此
酈善長得之目驗似為可信然不知兩漢書何以必欲

誤人而前後所言皆一耶意天地之氣運有轉移物類之盛衰無定局淇奧本多美竹因遭兩番大創遺類既鮮人亦不喜植之遂致善長不見耶則淇奧之無竹正緣武帝寇恂故爾豈可据其後而并疑其前乎淮南子曰烏號之弓貫淇衛之箭班彪曰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此漢世言淇奧之有竹者也左思三都賦序曰見綠竹猗猗則知衛地淇奧之產則晉世淇奧猶有竹也宋儒若劉長樂曰淇水之旁至今多美竹他所弗迨也董廣州曰河朔無竹淇奧獨產非王芻

也程子曰淇奧之地潤澤膏沃而生綠竹竹生物之美者王安石曰綠竹猗猗喻德之虛節清和蘇東坡曰惟有長身大君子猗猗猶得似淇奧李迂仲曰傳云淇奧箘簵又曰淇水之竹則淇水有竹明矣輩皆謂淇奧有竹矣況如上林賦曰揜以蕙綠被以江離則綠固香草也如離騷曰薋菉葹以盈室則為惡草何可以比君子乎毛氏於詩之言興者必有取興之義意若未明孔氏類能曲折以達之此詩毛氏以為興而不言其興之意孔氏所中說曰王芻與萹竹猗猗茂盛以視彼衛朝之上則有武公質美德盛耳初無深義蓋据爾雅本草所言之綠與竹原無深義也

則何如据經言緑竹直以為緑色之竹之明快而緑色之竹虛節清和實可以比君子乎

考槃篇

序曰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君武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朱子辨之明已而說者謂賢者不樂仕於朝而退處山谷若將終身則時君之棄賢可知是即刺也夫賢者退處固衛之所以日替也而是詩則但述賢者隱處山谷高舉遠引而自樂其樂無慕乎人爵之貴初不及

朝廷之事若求所以致此之由而因以為刺是索於詩之外非索於詩之中也此詩當以孔子之言為定孔子曰吾於考槃見遯世之士無悶於世孔叢子既曰無悶則說是詩者第言其退處之樂而已不可謂誓不出仕鄭箋亦不必謂不能忘君程楊說同蓋誓不出仕則怨而不免於懟非樂天知命之人而不能忘懷則既舍而不藏不用而思行亦非隨遇而安之學矣歐陽深闢鄭說云孔孟常不遇矣所居之國其君召之以禮無不往也顏子常處矣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也使詩人之意若如鄭說孔子删

詩必不取也而曰碩人居於山澗之間不以為狹而獨言自謂不忘此樂也永矢勿過謂安然樂居澗中不復有所他之也永矢勿告自謂其樂不可以告語於人也此獨得無悶之旨朱傳本此

考槃

毛傳曰考成槃樂也鄭箋曰有窮處成樂在於此澗者形貌大人而寬然有虛乏之色王肅曰窮處山澗之間而能成其樂者以大人寬博之德故雖在山澗獨寐而覺獨言先王之

道長自誓不敢忘也鄭王皆申毛說訓槃為樂則此槃字與般相通如周頌般之篇鄭孔皆以為樂也蘇傳呂記俱從之鄭漁仲曰木偃蓋曰槃黃氏申之曰槃者架木為屋盤結之意則槃又與盤相通說文云槃承盤也朱傳前說似參毛鄭但槃非即是樂成其隱處之室而盤桓之樂乃在此也又引陳氏曰考扣也槃器也考蘇東坡言叩槃而得其聲則槃固可扣之器也故范逸齋云考擊也槃器也謂擊器以為樂也黃實夫云考槃者考擊其槃以自樂也詩云子有鐘鼓弗鼓弗考皆從陳

說夫槃字從木周禮有夷槃疏云以木為之是也木槃
之聲似不足樂而以為樂者無往而不樂乎史記毛遂
奉銅槃則槃有銅者周禮玉府合諸侯共珠槃則槃更
有飾以珠者皆非隱士所用之器內則進盥少者奉槃
長者奉水註云槃盛盥水者則以此為盥槃也可

薖軸

毛傳曰薖寬大貌鄭箋曰薖飢意孔疏於兩家俱無中
釋李樗謂毛傳訓詁未有所據要之上章既言碩人之

寛此皆是寛大之意呂記亦從毛朱傳謂邁義未詳而所引或説即毛傳也考釋文云邁韓詩作過過美貌美與寛大義不相遠鄭以上章之寛為形貌寛然而有虚乏之色遂以邁為飢意而軸為病皆與碩人不相闗又毛訓軸為進鄭訓軸為病孔疏曰傳以軸為迪釋詁云迪進也箋以與陸為韻宜讀為逐釋文軸毛音迪鄭直六反釋詁云逐病逐與軸蓋古今字異是軸之義毛鄭皆借也但毛不破字其所立訓皆有師授軸者所以持輪也車非輪

不進則以軸為進當取諸斯范氏曰軸卷也猶言卷而懷之

嚴氏曰如軸之卷收藏不用此於隱處之義得矣而未見

自樂之意蘇氏曰軸盤桓不行從容自得之謂則於自樂

之意合矣呂朱皆從之而謂之不行與毛正相反張氏曰軸者

言其旋轉而不窮斯義最勝蓋輪轉而軸不轉軸不轉

而輪實賴以轉眞能不為世轉而能轉世者故曰碩人

芄蘭篇

序曰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鄭箋曰惠公

以幼童即位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於大臣但習威儀不知為政以禮孔疏曰經云能不我知是自謂有才能刺之而言容璲之美故但知習威儀朱傳曰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强解考左傳言惠公之即位少而此詩言童子遂牽合而指為刺惠公然惠公年雖十五六（本杜註）既即位而為君矣直斥之曰童子干名犯分一至於此已實無禮而何以責人乎李迂仲范逸齋俱以芄蘭之柔弱比惠公則與序言驕而無禮者正相反惠公幼即搆其兄

老能逆王命夫豈柔弱者哉據郭氏爾雅注爾雅雚芄蘭注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陸氏疏曰一名蘿藦幽州人謂之雀瓢蔓生葉青綠色而厚摘之有白汁出食之甜脆鬻而為茹滑美其子長數寸似瓠子俱以芄蘭為蔓生蔓生之物體微而善附意衛之人有年少輕肆本無才能而詡詡自負慢侮老成及任以事而不克勝也故詩人刺之不必牽涉惠公而此詩之訓誡深矣

容遂悸

毛傳曰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

度鄭箋曰容容刀也遂瑞也爾雅璲瑞也鄭注玉瑞也言惠公佩容與瑞及垂紳帶三尺則悸悸然行止有節度孔云傳以此三者皆言兮故各其狀悸悸然有節度總三者之詞箋以容及璲與帶相類則皆以體言也故為容刀與瑞行止有節度亦總三者之詞是容遂之義毛鄭異而悸字之義毛鄭同也朱子曰容遂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呂記從之以容遂為貌本毛氏也以為舒緩放肆則從序驕而無禮之意生也既言舒緩放肆則悸不得言有節度而承帶言之知為下垂貌也鄭好破字故改遂為璲而訓為瑞蘇李

范俱從之上文既言佩觿佩韘又以容遂為容刀佩璲詞意不重複耶嚴氏引離騷遵赤水而容與祭義陶陶遂遂以證朱傳當已而程子訓悸為執心不定李范金許俱從之與有節度正相反以驚悸不定加之驕矜之人亦屬不合釋文曰悸韓詩作萃垂貌朱子之說固非無本也

韘

毛傳曰韘玦也能射御則帶韘鄭箋曰韘之言沓所以

彄沓手指二說不同孔疏謂箋以禮無以韘為抉者故易之為沓呂記從毛朱傳存兩說陳氏禮書云韘謂之極以其中于指也謂之沓以其沓于指也以傳為非馮氏詩疏以箋為誤考射之用有三其一為拾又名遂以韋為之著於左臂所以遂弦者也其一為抉用象骨為之著右手大指以鉤弦闓體士喪禮注其字或為決詩車攻鄉射禮袒決或為抉周禮繕人掌王之抉拾或為抉內則右佩玦捍其實一物也其一為沓又名極以朱韋為之所以放弦大射所謂朱極三也注云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

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無極放弦契于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以韘為玦禮固未有明文以韘為沓禮豈有明文耶說文云韘射玦也所以拘弦以象骨韋絲著右巨指許實漢人在康成前與毛合而說最古當不謬也又驗今人善射者玦則時帶且不妨於日用沓已不復用古人即用沓亦必射時始用若平居三指著沓則此手將何所為耶且亦不足以飾觀是當從毛

河廣篇

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鄭箋曰宋桓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考說苑宋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是毛魯說合也而劉言子之思母此詩言母之思子子母同情也序稱宋襄公母而不稱宋桓公夫人則為襄公時詩明矣嚴粲曰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宋適衛必渡河衛自魯閔公二年戴公始渡河而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則是詩作于衛未

遷之前獨謂宋桓猶在襄公方為太子衛戴文俱未立時作朱公遷錢天錫從之其言辨已然嚴又謂夫人義不可以往而設為或人以遠沮已已為辭以解之欲往之切故謂遠為近則與孔氏假有渡者之詞合矣既云設為則非實事詩但言一葦杭之喻其狹而可渡與下章不容刀意同何必拘為自北至南耶朱傳既言襄公即位夫人思之復云衛在河北宋在河南自相枘鑿宜來許氏之辨矣白雲二者必有一是一非

伯兮篇

序曰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鄭箋曰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為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夫曰刺時則怨懟上及乎君父曰思之則結念惟在乎室家詳味經文鄭説為當孔疏乃曰經陳所思之辭皆由行役過時之所致又曰宣公從王為得其正以兵屬王節度不由衛君而以過時刺宣公者諸侯從王雖正是時王室微弱不能使衛侯從已而宣公自使從之據其君子過時不

反實宣公之由故主責之宣公而曰刺時必加詩人以訕上之罪未知何意考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諸侯從王致伐者惟見於魯桓五年之一役乃以二百四十二年絶無而一見之事不免於刺聖人復録之以示戒則亦曰撻一僕之意矣且伐鄭者可刺將鄭之見伐者其武烈反可美歟公羊傳曰從王伐鄭正也胡氏傳曰三國以兵會伐其言從王者又以明君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及則堂家氏曰書三國從王明君臣之義以示天下後世亦褒三國之能以師從王責齊宋魯大國之不從王者也皆以從王為正孔氏不

敢以從王爲不正而曲爲之説夫天子之力不能使我而吾自知君臣之大分踴躍從公則其忠義之性得之自天不待勉强較之奉王命而敵愾者其可美尤甚焉而爲所使者乃咨嗟怨望以剌其君念私情而忘公義惑軍心而沮衆志律以國法罪不容誅聖人烏得而取諸嗟乎繻葛一敗而王命不行天下不復知有君臣之分君子痛之苟如仲達之説未必非伯兮詩人有以致之也甚矣序説之謬而孔疏又害義焉經云自伯之東

孔云三國從王伐鄭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朱子謂鄭在衛西不得為此行是又未確之字不必作往字蓋言自伯之不在東爾

諼草

毛傳曰諼草令人忘憂孔疏曰諼訓為忘非草名傳云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不謂諼為草名故釋訓云諼忘也孫氏引詩云焉得諼草是諼非草名也東萊從孔迁仲華谷皆以為草竊意諼本訓忘而此草能令人忘憂故名諼草也考說文引詩作藼草云令人忘憂草也薛君章句又作萱本草注云萱一名鹿葱其花名宜

男風土記云宜男妊婦佩之必生男述異記云萱草一名紫萱吳中書生名療愁花圖經云萱味甘而無毒令人好歡樂無憂徐勉萱賦云信茲華之獨茂挺金質於炎辰既耀色以袪痗亦含香而可珍同芝荷于蘭暑及蟬露乎首旻其葉四垂其跗六出亦曰宜男加名斯吉華而不艷雅而不質詳觀諸說諼草之即萱而為草名明矣嵇康養生論曰合歡蠲忿諼草忘憂古今注云欲忘人之憂則贈以丹棘一名忘憂草又云合歡樹似梧桐則萱草本草在草部與合歡本草在木部實為二物而朱傳曰諼

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以諼草爲可食則固以爲草名也而連言諼草合歡似以諼草即合歡此襲鄭樵之誤馮氏云或者朱子因諼草連引合歡作一句讀而不以合歡解諼草乎眞善爲朱子解者

木瓜篇

木瓜詩當以孔子之言爲正序說朱傳皆未盡善也序以爲美齊桓公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孔氏謂內傳之所歸左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戍漕歸

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是齊桓之遺戴也外傳之所與齊語曰衛人出廬於漕桓公城楚邱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齊桓公與之繫馬三百是齊桓之遺文也衛人思齊桓之大功思欲報之而不能也後儒多從之即朱子讀尊孟辨亦用序說後以齊桓之惠不止於木瓜而衛人實未嘗有一物以為報因疑為男女相贈答之詞然曰疑者非必然之論也考賈誼曰木瓜下報上也齊桓雖霸未可言上衛國再造不可言下序說誠有附會而聖人何取此男女贈答之詞

列之於經乎毛傳釋此詩甚簡而於篇末引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鄭箋不以為非云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然則此詩烏可舍聖言而別求哉左傳北宮文子賦淇奧韓宣子賦木瓜杜注義取欲厚報以為好夫太上立德其次貴施報施德於人固不可有望報之心望其報而施之施之之情已薄矣人有德於已何可不報報之而謂足報之報之之心猶未厚也惟施者薄而報之厚不以彼已相較厚之道也猶曰匪報則厚之至先王革薄從忠之道

於是乎在豈徒男女相贈也哉

木瓜木桃木李

毛傳曰木瓜楙木可食之木而木桃木李無訓意皆以為可食之木耳考爾雅云楙木瓜郭注云實如小瓜酢可食雷公云眞木瓜皮白微赤黃香酸甘不澀調榮衛助穀氣陶隱居云山陰蘭亭尤多最療轉筋則木瓜誠可食矣而蜀本注云花作房生子大乾甚香圖經云花生春末深紅色實大者如瓜小者如拳宣州人種蒔尤謹皆謂木狀如柰云埤雅分別三木謂實如小瓜而有鼻食之津潤

不木者為木瓜食之酸澀而木者為木桃木李大如木桃似木瓜而無鼻其品又下是木桃木李乃木瓜之屬而品不同也徐安道則謂瓜有瓜瓞桃有羊桃李有雀李皆草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李迂仲取陸說呂東萊取徐說信如徐說木瓜固一物之名而木桃木李即是桃李詩人以意加一木字耶不知詩人之意言施者雖漸薄而報者不可不加厚故由木瓜而木桃木李其品漸下而瓊琚瓊瑤瓊玖其品漸美也 毛云琚佩玉名

瑤美玉玖玉名三章次第敘然當從陸説

王風

王風為周東都之詩而列於國風者范甯穀梁序曰孔子就太師正雅頌因魯史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是其意以為孔子降之也鄭譜曰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孔氏申之謂不作為雅頌貶之而作風

非謂採得其詩乃貶之是其意以為詩人自降之也歐
說同范云書止文侯之命而不復錄謂教令不足行也春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謂正朔不足加也
書自黍離之什而降于風謂雅頌不足興也蘇說同鄭云平王東遷而變風遂作其風及于境內
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然其王號未替故不曰周黍離而曰王黍離夫春秋之義尊王
為貴豈有王朝作為雅詩而夫子反降之為國風乎范
說固不足信詩人之作為風為雅腔調既各不同而因
時感事發舒性情合乎風之體者為風合乎雅之體者
為雅風雅俱為六詩之一體非降之而為風升之而為

雅也如貶之而為風將周召之風文王之詩也而亦為降耶如升之而為雅南山板蕩之雅幽厲之詩也而亦為升耶夫黍離之為國風自周太師採詩之時已然矣而詩之有風雅頌也惟雅為天子之事諸侯不得而假風者風土之詩頌者頌美之詩天下有天下之風與頌一國有一國之風與頌商周之頌天子之頌也而魯以諸侯而亦有頌十三國之風諸侯之風也而豳為西周之詩王為東周之詩而稱風世之盛也則其

風亦盛二南被聖賢之化而其音和平世世之衰也則其風亦衰黍離閔宗周之覆而其音悲怨乃其為風則一也觀季札於襄公二十九年觀樂時王風已列邶鄘衛之後孔子於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正樂則王風之次實仍其舊固非孔子之所降而列國有土風之詩豈王者所都之地獨無土風之詩必降而為之乎然則稱黍離降為國風者何居朱子曰自二南進為二雅自二雅退為王風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坡到得黍離時便是

下坡了此說為近而稱王風者服虔曰尊之猶稱王猶春秋之王人稱王而列於諸侯之上也要亦非孔子尊之仍其舊耳

黍稷

陶隱居云稷米亦不識書多云黍與稷相似顏師古云急就章云黍似粢而粘粢即稷也羅願云黍體似稷故古人并言黍稷有赤黍白黍其類有粘有不粘粘者別名秫北人謂秫為黃米皆言黍與稷相似本草言其性味云黍米味甘溫無毒主益氣補中稷米味甘無毒主益氣補不足亦不甚遠而陶謂黍苗似蘆而異於粟粒亦大鄭

樵謂稷苗似蘆而未可食朱子據陶以立傳云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稷亦穀也一名穄似黍而小或曰粟也許謙据鄭以駁朱云傳文黍稷二物似差互今若兩易之曰黍穀名似稷而小穗黃色稷亦穀名一名穄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或曰粟也二字如此恐得其實　陳長發曰集傳所稱乃今之蘆粟非黍也今北土自有黍其苗似茅高可二尺餘一莖數穗穗散垂實細而長黃色性粘　陸稼書曰黍苗無高丈餘者此似指梁為粟矣而黍稷既相似稷可言似蘆黍何不可言似蘆乎要其辨之詳者莫如雷禮所輯眞定府志黍貴周頌良耜箋云豐年之時雖賤者亦食黍疏云少牢特牲士之祭禮有黍明黍是貴也而稷賤也孔疏王藻云子卯稷食菜羹為忌日貶而

用稷是為賤也黍早月令仲夏農乃登黍而稷晚也孔疏稷之苗六月時也穗七月時也實八月時也黍大爾雅衆秫疏云衆一名秫謂黏黍也與穀相似其莖稈似禾而麄大而稷小也朱傳黍穗散爾雅翼黍之秀特舒散故說者以其象火為南方之穀而稷穗聚也黍有粘有不粘圖經粘者釀酒不粘者可食而稷性疏也今俗謂黄米者黍也謂小米者稷也以此求之或可得乎又家語曰黍者五穀之長祭先王以為上盛聖人之言自不可易而后稷以稷名官社稷以稷名壇說文云稷齋也五穀之長圖經云稷為五穀長風俗通義云稷五穀之長五穀衆多不可偏祭故立稷而祭之爾雅翼云稷

所以為五穀長者以其中央之穀又古號為首種孟春種稷也等書皆以稷為五穀之長毋乃與聖言異乎將稷與黍皆有益於民生而不可缺者故古人多以黍稷並言而皆可為長歟又出車詩曰黍稷方華鄭箋黍稷方華朔方之地六月時也則以黍稷為同時開花本之於經矣月令章句謂稷秋種夏熟歷四時備陰陽與氾勝之所云黍當暑而生暑後乃成者為時不相遠而尚書考靈耀云夏火星昏中可以種黍夏小正曰火中種黍糜時也春鳥星昏中以種稷秋虛星昏中以收斂揆諸首種月令孟春行冬令首

種不入注首種謂稷暑種說文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之義實分先後耳又爾雅云粢稷郭注云江東人呼粟為粢似稷粢粟為一物而本草稷在下品粟在中品實為二物春官肆師注粢六穀也則六穀總為粢天官甸師注粢稷也惟以稷為粢月令疏仲夏黍新熟則黍在五月時已熟也此詩疏云黍秀時至稷則尚苗謂六月時則六月黍始秀也一人之言彼此互異果孰從辨之哉

君子陽陽篇

序曰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鄭箋曰祿仕者苟得祿而已不求行道朱子以君子于役君子陽陽二詩相聯屬疑此詩亦前篇婦人所作而後人許謙郝敬輩之議紛起大約以大夫招其妻入於舞位為失據也夫君子不得志而苟為祿仕必其朝無薦賢之人汲引同升而聊為吏隱屈彼長才周之可閔不待言矣乃就經而論陽陽自得陶陶自樂有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象毫無窮愁悲閔不平而鳴之意序曰

閔周是詩外推出之義非詩中本有之旨也如其說王風十篇何一不為閔周乎且見經文招字遂云相招為禄仕亦非經文招字本義相招為禄仕招於未為伶官之前其字虛右招我由房招於既為伶官而將作樂之時其字實也況伶官之職衆矣所奏之樂亦不一房中之樂周禮春官旄人所謂燕樂也君子雖不得志簡兮之碩人猶於日中而萬舞公庭何至自汚而與俳優雜劇專娛君於燕閒也乎竊意此君子仕於伶官安分樂

道而詩人美之也仕於伶官則如簡兮之碩人是也安分樂道又有考槃衡門之志焉初無傷感朝廷之心亦無朋儔招隱之情也或疑古之伶官多用瞽矇所謂樂工必盲也不知此君子者果盲者乎抑不盲者乎果盲也為伶官之職其常也非擇而取之也若其不盲何得以不盲為盲乎夫古之樂官實掌教事如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周官大司樂掌教國子其職不可言賤周禮大司樂中大夫也其分亦未易盡也而其屬亦各有所司意古之作

樂盲者令審音而不盲者令師舞故此詩之君子與簡兮之碩人皆言舞乎不然周禮之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使果無目何能以序出入舞者又何由知其不敬而韃之撻之也哉若欲從朱傳則女曰雞鳴云琴瑟在御莫不靜好關雎云琴瑟友之鐘鼓樂之皆夫婦相作樂為樂之事何獨此詩而遂有碍耶但招我句要看得靈活必謂婦人亦居舞位則鑿矣

由房

毛傳曰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鄭箋曰由從也君子祿仕在樂官左手持笙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時在位有官職也傳以房為樂名箋以房為地名二說不同以為樂則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是也以為地則路寢之下小寢之内是也孔疏天子路寢制如明堂無左右房小寢如諸侯之路寢故得有左右房然惟作樂於房故其樂名房中之樂二家又未始不相成也郝氏謂二南與鹿鳴諸篇合作於堂上何得又以為房中之樂不知堂上之樂

二南與鹿鳴諸篇合作而房中專奏二南未始不可特天子諸侯之樂官各有定數所執各有定器所立各有定位舞於庭則文在東階武在西階也出入于學則長者在前幼者在後也素相嫺習無容亂次今左手執簧右手招友不成體統朱子以房為東房是人出入處據廬陵李氏說云堂屋次棟之架謂之楣後楣以北為室與房人君左右房大夫東房西室大夫果有房也而從朱者盖鮮若從釋名云房旁也在堂西旁也則以為堂旁之房而已

采葛篇

序曰采葛懼讒也鄭箋曰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大小使出者則為讒人所毀故懼之考桑弘羊之於霍光弘恭石顯之於蕭望之皆候出沐日以行其間而汲黯不願之郡京房不敢離左右誠恐一日不在朝廷而讒人得乘隙以入也鄭說實非無理左傳魯桓公十年即桓王之十九年也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是桓王時果有讒譖之人也但詹父之辭得直虢仲之譖之

不行則讒而未嘗聽矣且詹父未出使也桓王時王臣之聘魯者南季渠伯糾家父仍叔之子安然反命惟隱七年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於楚邱以歸此以戎朝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故耳非有讒譖之事也則難定為桓王時詩矣朱子初說亦從序辨說以為淫奔之詩今玩經文並未見有淫奔之意又不知聖人何取此淫奔之詩之多也竊意此朋友相慕之詩爾常情於素心之人朝夕共處歡然相得不覺其久一旦別離兩地相思誠有未久而似久者不

必私情然也

丘中有麻篇

序曰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胡氏所引五家毛也曹也李與蘇嚴也皆序說也當宗毛傳毛氏曰留大夫子嗟字也孔氏申毛曰下云彼留之子與易顏氏之子其文相類故知留為氏子者有德之稱古人以為字與嗟連文故知字也無確証故後人多異說歐陽永叔曰子嗟子國獨留於此而不見用張南軒曰丘中有麻可以留子嗟而不他適皆不

以留為氏曹氏曰留本邑名其後大夫以為氏李氏曰詩中所陳便是實事二家皆以申毛也今考說文有鎦字而無劉字徐鍇以為鎦即劉通作留大夫采地因氏焉羅泌則謂堯長子考監明封於留丘中有麻彼留子國者彭城地子房之封馮嗣宗陳長發皆從徐蓋彭城楚地漢初為楚國宣帝時為彭城郡王風所詠當為周地而河南緱氏縣有劉聚周大夫劉康公劉夏劉摯皆食采於此則毛說果不易矣蘇氏曰子嗟隱居丘陵殖麻為生民思其賢

此與段昌武所引陳氏之說相同則子嗟有考槃衡門之志而詩人有杕杜緇衣之好也嚴氏曰莊王不能用賢使國人私致愛慕此又與遵大路之義同也皆不若毛說之有據而大旨不甚相悖也朱子以詩語不莊斥為淫奔許白雲從之而義稍別許云嗟非其人之字嗟特嗟嘆語爾以三章之子可見子國則其所私之人上下兩章則異其文也　按嗟作歎詞本程子窮若而咨嗟之意來范逸齋則以子嗟子國為兄弟聖人何取此淫婦之留人而録之乎夫淫心生於佚蕩節於憂勤東周之俗似非鄭衛比故朱子仍作疑詞而不決夫

後人之譏毛者歐為甚謂序言莊王不明賢人放逐不專主一家然放逐者不止一留氏能保留氏一家之不放逐乎又謂治麻種樹國人能此豈止一留氏即能之未必為賢然治麻種樹者不乏其人留氏在而麻麥李鬱葱茂盛與有榮施留氏去而麻麥李荒蕪衰落黯然無色國人安得不思及留氏乎毛氏師傳有自誠不必用此為譏議也考左傳王猛敬王之際王子朝為亂劉子伯蚠克寧王室詩人望其來而遺我以美道孔疏謂在朝所施之政教

或作於其時歟

緇衣篇

序曰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宜之故美其德以為有國善善之功焉鄭氏孔氏謂此詩是鄭國之人所作意以好賢自屬周人而鄭人述之以作是詩故列鄭風若周人所作當入王風故也范逸齋則謂周之國人以為善於其職故美之呂東萊亦云武公入仕於周周人美之若鄭人所作何為三章皆言

適子之館其意以鄭人不得目其君為子也竊意經文六予字自是周人自予周人與武公有同朝之誼無尊卑之分故曰予曰予為平等之稱若鄭人愛其君豈可斥之為子鄭人獻於公敢自號曰予乎此詩雖為周人所作而主美鄭君鄭人榮之傳流本國采詩者得之於鄭地遂以之冠鄭風也蘇公之刺暴公同為畿內侯吉甫之美申伯並作王朝輔其所美刺係於王政故列於雅此詩止美武公一人之身而又自言其愛慕之私體固

為風而非雅也嚴粲謂破斧伐柯九罭狼跋皆周大夫所作而附於豳此詩武公為司徒善於其職周人善之而作者是已又鄭氏曰善善者治之有功也孔氏曰武公既為鄭君復作司徒已是其善又能善於其職此乃有國者善中之善范氏曰武公之德所以能有其國者由善善之功也說雖不同皆以序之善善屬武公言迂而無當呂氏曰好賢如緇衣所謂賢即指武公也後之講師習其讀而不知其義誤以為武公之

好賢遂曰明有國善善之功失其旨矣此說最直捷然細玩序文序本不誤釋序者誤耳序言父子並為司徒善於其職此善字即善善之下善字也曰國人宜之故美其德此美字即善善之上善字也上善字即好字下善字即賢字如此讀之序自可通禮記緇衣子曰好賢如緇衣孔叢子孔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今讀其詞歡愛之意篤厚之情殷勤繾綣有加無已不啻家人父子之相親者好賢若此宜夫子屢歎之也

將仲子篇

序曰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毛鄭從序遂以經之仲子指祭仲仲諫公除叔是踰里牆園而折杞桑檀之踰也春秋書鄭伯克段於鄢左傳既稱鄭志公羊復有處心積慮以殺之說於是後之說詩者兩邉紐合終屬牽强矣范逸齋專主序小不忍言力翻前案今考史記莊公元年即封段於京二十二年始伐

段是段苟無大過莊公亦能容之公羊之說誠為過當迨一聞襲鄭之期即為疾雷不及掩耳之計先人有奪人之心正其才之狡獪而用之未得當處以小不忍責之恐未足蔽其辜耳子曰觀過斯知仁矣夫人於兄弟間能存不忍之心不設猜嫌不為刻薄一旦變起不測自悔莫及君子猶以為仁人之過事之不得已也乃莊公小不忍而詩人作詩以刺之聖人復錄以示戒將使後之忍於兄弟者有以藉口矣且左傳晉執衛侯而

齊侯鄭伯如晉以請晉侯饗之晉侯賦假樂齊侯賦蓼蕭鄭伯賦緇衣子
展賦將仲子叔向稱之遂許衞侯以歸子展之意實以
此為兄弟相恤之詩而賦之爾如果刺小不忍以致亂
晉之於衞固兄弟之國也將欲晉侯忍於衞侯而始無
後患矣不大乖當日之情事耶況勝毋之號賢者聞而
迴車如序之意欲不害弟先必勝毋而可矣何可以訓
又君前臣名君之稱臣亦當稱名左傳所云仲者多是
大夫之字莊公不應呼其臣之字也故朱傳從莆田鄭

氏說定為淫奔之詩今玩經文曰里曰牆曰園曰樹杞樹桑樹檀依然邨里女子就所見而言至曰畏父母畏諸兄畏國人正與古詩雞鳴狗吠兄嫂當知之意同也然而讀詩之妙莫善乎孟子以意逆志之法詩人之言有未可固執者晉語姜氏引鄭詩仲可懷句姜氏之英畧不應稱頌淫奔之詞况以淫奔之詩而雜賦於嘉樂蓼蕭緇衣之後實為不類牀笫之言非使臣之所知也而鄭之卿大夫何為喜此邨里女子之言孰習而歌詠之

耶竊意此鄭之在位有為刻薄寡恩之謀以間其宗族者其人作詩以拒之也其詞雖婉其意甚峻敦睦之情藹然可見此所以見稱於叔向而晉侯聞之亦悔於厥心耳

三英

三英之義毛鄭孔三家相屬成文毛曰三英三德也鄭曰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孔云英俊秀之名言人有此三種之德粲然而衆多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至德

敏德孝德彼乃德之大者教國子使之耳非朝廷之人所能有故知此三德是洪範之三德洵說之最古者也但考鄭氏釋首章云古朝廷之臣皆正直且君夫朝廷之臣非大夫乎而周禮鄭注云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則公卿大夫之子弟既可教以至德敏德孝德何以立朝而為卿大夫且稱賢士而反謂非所能乎若國子異日必不能行之今日教以知之亦何益乎故歐陽氏譏之曰六經所載三數甚多苟

可以附麗則何說不可據因謂三英粲兮當是述羔裘之美程子亦言三英者素絲五紽之類是衣服制度之節然未詳其制李迂仲引鄭氏說謂英者裘紝出縫綫之飾袵則有三故曰三英段昌武引曹氏說謂古者素絲以英裘蓋以素絲為組紃以英飾裘縫三者其數也錢公永引古訓云素絲以英裘則五紽三英其義實同但古用五而鄭用三制各有異耳是皆以英制實有三故曰三英也然召南之羊裘既以五紽見其節儉而鄭

俗之淫侈何以英之飾反止於三耶呂東萊引范氏說謂素絲五紽五緎五總皆所以英裘是之謂三英則是三英仍舊五紽也然經文言三何以知其為五乎況召南之五紽五緎五總皆言縫之有五耳變文以協韻並非有三種制度何以鄭人據此以作詩如後人之引用古典耶然則三英之義何說之從曰從毛而已矣毛公去古未遠師傳有自其以三英為三德當非臆說皐陶謨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此詩美卿大

夫故以三德言之而三德者即九德中之三而不必鑿指為何德耳又漢唐之說皆以三章次句指古之君子言歐陽以三英為裘飾則三章俱當指裘言朱傳首章旣以如濡為潤澤又云直順也侯美也韓云侯美也毛云君也鄭云君者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其義為複於次章云豹甚武而有力不言裘而言豹矣復曰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仍指人言轉折頗多不若古注之直捷則三英益當從毛

遵大路篇

序以此詩為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而作後儒多從之考周宣王封其弟友於鄭後為幽王司徒是為桓公桓公懼王室多故而謀所以逃死已失鞠躬盡瘁之節矣且臣史伯為寄帑與賄之謀詭譎孰甚焉其子武公能與晉文侯共定平王於東都緇衣美之亦其才畧足以稱職爾而卒成父志滅虢檜而并十邑殘人肥已當時豈有懷仁慕義講道論德之君子立於其朝也哉莊公身犯名教射王置母為千古大罪人所謂居下

流而惡皆歸以無道加之夫亦何辭要其才氣春秋之
君實不數見以蕞爾國伐衛取息敗燕敗戎入許救齊
取三師於戴而郜防之歸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
勞王爵君子以為正幾為葵邱之先導焉惜無君子輔
之故所造止於此苟有君子亦非不能用之人必無君
子導大路以去國人思望而彼不知之事且當時之國
亦寧有用君子之人彼君子兮去將何適況當日穎考
叔之純孝不可謂非君子之人也而竭忠盡死不聞其

舍鄭而去也則序說固不足以服鄭莊之心矣朱子初說本亦從序集傳引宋玉賦登徒子好色曰遵大路兮攬子袪贈以芳華辭甚妙為証而定為淫婦留其人之辭劉安成曰宋玉去古未遠其所引用當得詩旨夫詞人之引用古詩惟取古人之言以為藻采耳與本詩之旨多不相涉更甚於賦詩之斷章也且宋玉之意乃是男之悅女朱子之說又為女之留男何用其說而反其意耶竊意此朋友有故而去思有以留之不關莊公事亦不為淫婦之詞歟蓋非

故違序說而於不忠不孝之人曲為解釋也使詩人直
指之曰射王不忠也置母不孝也鄭莊固當俛首受罪
矣今乃不刺其極惡大罪而徒摭小過以諷之已昧輕
重之義而其所摭之事實非其人之事則其人容或可
以強詞飾辨而其極惡大罪反無以昭布於天下所關
於世道人心者不小故為莊辨正所以罪莊也細玩經
文首章言無我惡者可以為淫婦之詞亦可以為留賢
之什次章魗（孔云與醜古今字）字似有褻狎私昵意但聖人必

喜此淫婦之留人而存之三百者終不可解況以為貌之醜固近狎昵以為行之醜則仍正大也豈可以一字之疑似而失全詩之旨哉

雜佩

雜佩之制朱子集傳與錢氏名文子宋樂清人詩詁俱本賈公彥周禮玉府疏為說而其不同者有二朱子以琚為玉瑀與珠二物也錢氏以琚為佩玉名瑀即石之可為琚者一物也考孔疏引說文云瑀石次玉也以申毛傳謂琚玖與

瑀皆是石次玉也又漢書輿服志云乃為大佩衡牙雙瑀璜皆以白玉則瑀以白玉為之亦佩玉名矣且朱子初說云（璜如半璧係于兩旁之下端琚如圭而兩端正方在珩璜之中）瑀如大珠在中央之中（衝牙如牙）以為如大珠則非眞珠而以白玉為之形圓如珠耳及著集傳以為大珠者本五經纂要（以琚瑀為白玉）及大戴禮注（云赤曰琚白曰瑀）三禮圖（云蒼珠為瑀）然如朱說瑀中既貫中組又貫衺係珩璜之兩組以一珠而受三組非徑寸者不能夫徑寸者豈易得乎此詩曰士曰女躬親

宜弋此賢而隱處田野之間者朱公遷以此為士庶人之妻未必備此珠故瑀即名珠而佩中之瑀不得為珠耳其不同一也朱子以琚居旁組之中瑀在中組之中錢氏以琚瑀在中組之中而兩旁之中無物考賈疏言琚瑀所置當於懸衡牙組之中央而兩旁之組但言末皆有半璧曰璜而已又羅中行曰琚處佩之中所以貫蠙珠而上繫於珩下維璜衡牙者也由此觀之亦似錢說為得其不同二也又朱子以琚為長博而方三禮圖則謂琚瑀如

璧而中圓孔其說亦異考毛傳曰雜佩者珩璜琚瑀衡牙之類孔氏歷引說文云珩佩上玉也璜半璧也琚佩玉名也瑀玖石次玉也玉藻云佩玉有衡牙玉府注引詩傳曰佩玉上有葱珩下有雙璜衡牙蠙珠以納其閒列女傳云阿谷之女佩璜而澣以申之且言佩玉之名未盡於此故言之類以包之是原不定此五者為一器之用成一器之名也且大戴禮保傳篇云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衡牙蚍蚌以納其閒琚瑀以雜之月令章句言有琚瑀韓詩傳止有葱珩雙璜衡牙三物也又如玉藻言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

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之佩玉各不同也賈因此詩傳而製器後人附賈而又異其說究不知古制何如耳釋名曰佩倍也言非一物有倍貳也有珠有玉有容刀有帨巾有觿佩之屬也呂東萊本以釋詩曰非獨玉也觿璲箴筆凡可佩者皆是也范逸齋同呂

有女同車篇

序曰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毛鄭孔三家固從序說歐陽

欲與山有扶蘇之後序相移王安石即從本序以責忽黃櫄頗為原情之論呂祖謙之說於理彌近於詩益遠夫忽經羅織鍛鍊之已成幾無所逃其責矣朱子大為昭雪之不遺餘力而集傳定為淫奔之詩後人復多異議今考左傳魯桓公三年文姜已歸魯六年傳曰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太子忽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杜注云欲以他女妻之則鄭說鄭答張逸問曰當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於此固不足信孔李諸家謂詩所詠齊女之賢非文姜者是已但女之賢不見經傳不知嫁作誰家婦

文姜以前則有夷姜宣姜文姜之後則有哀姜穆姜皆不為賢何以獨知此女之賢而頌禱乃爾夫人君立國在於自强固不宜絶大國之援亦豈徒藉外家之勢焰哉齊魯世為婚姻世世相爭伐碩人曰譚公維私則譚子實取齊女而滅譚者實齊也且突與忽以嫡兄弟相爭何有于昏姻左氏稱亦執厲公而求賂焉則宋之所以援突者利突之賂耳非昏姻之故中心愛突也列國小邦及鄭之他君幸得安全者不皆取齊女宋女也又考

隱七年傳云鄭世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忽之取於陳也父母之命也若如鄭說齊侯以文姜妻忽之時即當取之矣取之固可免於高渠彌之手難免於彭生之手也不免於高渠彌之手君子曰知所惡不免於彭生之手君子將何以頌之乎若如孔說當齊侯又請妻之時忽之取已十年矣乃欲舍父母所命之妻附勢趨炎因利乘便而別結絲蘿何可以訓夫魯桓取齊女而齊殺之烏知忽取齊女齊必援之乎忽突互爭之時正齊襄荒

亂之日也諸儒欲望援於是人何不論世耶諸儒特以桓十一年傳祭仲之言曰君多内寵子無大援將不立為據耳然左氏於忽多恕詞諸儒責之太甚矣噫世路險阻人情反覆董叔繫援范氏而得繫援劉德鱄儁不疑辭昏霍氏而卒免難禍福無常惟人所召不自立而倚人可乎哉然則詩之孟姜不過取其貴姓如桑中衡門云爾若果僖公女文姜則序不得謂之賢若為他女則經不當稱為孟矣倘為淫婦又豈敢盛飾安驅昭彰若是乎竊意此夫

婦新昏而誇美之也猶雅之有車舝爾昏禮婿親迎至於女家奠雁揖婦出門御車授綏同車之義也婦既升車壻御輪三周御者代之則同行而歸矣

舜

爾雅曰櫬木槿椵木槿樊光曰別二名也其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郭璞曰可食或呼曰及或呼王蒸皆不以為舜毛傳曰舜木槿也陸璣曰舜一名木槿一名櫬一名椵陸佃曰木槿一名舜取瞬之義此合詩雅為一而蘇傳呂記朱傳無異議矣

然則舜之名既稱櫬椵木槿莊子以為朝菌廣雅一名朱槿一名赤槿郭注或呼日及或呼王蒸傳玄曰舜花麗木也謂之日給或謂之洽容或謂之愛老共十有三也花如小葵花淡紅色今亦有白者五葉成一華湖南人家多種植為籬障本衍義斷植之更生倒之亦生橫之亦生生之易者莫過斯木抱朴子傅咸賦曰應青春而敷蘖逮朱夏而誕英有夭夭之纖枝發灼灼之殊榮紅葩紫蒂翠葉素莖含暉吐曜爛若列星數句盡其形矣本草云

作飲服之令人得睡花作湯代茶治風亦堪入藥焉

山有扶蘇篇

序曰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考左氏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謂鄭昭公知所惡是昭公亦有知人之明特剛斷不足禍及其身爾毛以二章皆用臣不得其宜鄭以上章言用之失所下章言養之失所之說昭公俱不任受其責也李樗之說云大旨只是山之有木隰之有草可以為榮為忽者國乃無人何以為國之光華

較為直捷朱子以狡童不可斥君毛以狡童即斥昭公鄭指昭公所用之小人言而定為淫女戲其所私之詞不意大賢而明於狎邪之情如此耶或疑斯女有才美而所適匪偶之作如謝道韞所謂天壤乃有此王郎耳然為女如此亦太輕薄竊意此朋友相規之詞也言山之有木隰之有草敷華而斂實各成其美今乃不能閑習於禮法本孔疏而恣為放蕩不充實其性行本孔疏而喜行奸詐是可惡也狂與都狡與充正相反毛傳曰子都世之美好者也子充良

人也既不以子都為射潁考叔之子都則子充更不必求其人以實之矣

扶蘇荷華

毛傳曰扶蘇扶胥小木也孔疏曰釋木無文毛當有以知之未詳其所出也是毛氏此傳仲達猶未有以知之陸璣疏亦無其名呂記朱傳俱用毛傳而已誠難明其為何木矣荷華之名詳於爾雅曰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中的的中薏　李巡曰皆分別蓮莖葉實之名芙蕖其總名也別名芙蓉江東呼荷　郭璞曰蔤莖下白蒻

在泥中者中心苦邢昺曰今江東人呼荷華為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為荷亦以蓮為荷蜀人以藕為茄說文曰荷芙蕖葉茄芙蕖莖芙蕖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及古今注曰一名水芝一名水花花有赤白紅紫青黃紅白二色差多大者至百葉其並頭蓮則援神契所謂華萛也曰王者德至地則華萛感注云華萛並頭蓮也藕荷帖水生藕者也芰荷無藕卷荷也本埤雅的成可食或磨以為飯輕身益氣令人強健的中有青長三分如鉤為薏語曰苦如薏也本陸疏而其華有色有香誠華之最秀異者也雖生於水水不能沒雖產於泥泥不能汚故有君子之號若以山宜有

扶蘇隰宜有荷華例之則扶蘇雖小當亦為佳木

橋松游龍

禮斗威儀云君乘木而王其政平則松常生松固為百木長也而守宮闕（本史記）其種有二惟五葉者結子（本花木考）

毛傳釋松（云松木也）而不釋橋王肅述毛以為高則與喬同義也（釋文本亦作喬）鄭作槁枯槁也鄭以橋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於大臣此實破字不可從毛傳曰龍紅草也考爾雅曰龍天蘥郭璞以為未詳又曰紅龍鼓其大者蘬郭

璞注俗呼紅草為龍鼓語轉耳是即毛氏之所謂紅草矣陸疏曰游龍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以為即馬蓼本草曰紅草主消渴去熱明目益氣一名鴻鴶如馬蓼而大生水旁五月採實鴶音鵠以為如馬蓼陶隱居曰馬蓼生下濕地莖斑葉大有黑點最大者是紅草又以紅草馬蓼本一類而有大小之别蘇頌圖經以陶為是而孔疏呂記朱傳俱從陸

蘀兮篇

序曰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毛鄭解經叔

兮伯兮二句毛謂叔伯言羣臣長幼也意以君意責臣言汝等叔兮伯兮倡者當是我君和者當是汝臣汝何不待我君倡而和乎鄭謂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無其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汝倡矣我將和之

其義各異若以左傳魯隱公謂公子彄為叔父鄭厲公謂原繁為伯父晉景公謂荀林父為伯氏例之毛義固優矣范逸齋黃實夫輩謂昭公微弱祭仲專政詩人憂其將亡而作考諸左氏昭公之微弱信有之而忽與突之出入由於祭仲亦不可謂不強然祭仲為莊公取鄧曼生忽故祭仲立之是祭仲者為忽而不為突之人也

況昭公之弒由高渠彌乎廣川詩故曰非刺也國人思出突而納忽也忽以世子踐位正矣宋人乃使祭仲立突而逐忽故國人不義突而作此詩托言風之隕籜以見志叔伯謂大國也安得大國倡義納忽我當起而應之矣獨不責忽得是非之正朱子以為淫女之詞後人疑經文曰叔曰伯應非一人不問叔伯而即欲相從揆之於理未免太過金仁山之説曰籜木葉之將落者風吹則落矣以見人生之易老故欲與之相樂也其意善而未盡竊意詩人以風之吹籜喻國勢之將衰故呼周姓之叔伯相倡和而去與邶之北風相類宮之奇以其族行之意是也

狡童篇

序曰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毛氏以狡童即指昭公程子王安石楊龜山李迂仲諸人俱從之陳少南以狡童目祭仲曰祭仲得專廢立非權臣而何彼祭仲者賤之也子忽者親之也范逸齋黃實夫輩從之董顏遠曰突與雍糾謀殺祭仲糾絏謀於其妻而見殺突以出奔狡童指糾也之說錢公永從之夫以狡童為斥君者固為背理若果刺祭仲刺雍糾序當云刺仲刺糾不當云刺忽矣嚴氏以為指忽所用之人較諸說為優但

玩經文不與我言食句則前此曾與我言食者也故今以不與我言食為悵夫果昭公所用狡獪之童正人君子亦何必與之言食乎今既不與我言食更何必以之為悵乎朱子語類數條深闢序說而辯說尤極詳明及著集傳以為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戲字太近輕蕩許白雲易之為思然開口便說狡童則下句之思亦非眞情矣竊意此有年少而輕棄故舊者故舊不忍遽絕之既不與我言與我食知其與言與食之多匪人必將

有恵而憂之深也

褰裳篇

序曰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鄭箋曰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考春秋魯桓公十一年經書突歸於鄭穀梁曰突賤之也胡傳曰不以突繫之鄭者正厲公不當立也又書鄭忽出奔衛公羊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貶穀梁曰鄭忽者鄭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是則突

之思篡突實可惡世子忽不能自固其位不過無才亦遭時不幸故聖人以忽繫之鄭者明忽之當立忽乃鄭之忽鄭乃忽之鄭非貶而書鄭忽也詩序言刺忽者四篇諸儒責忽而謂詩序合春秋之義夫不知春秋烏足與言詩哉此詩之序又本穀梁會宋伐鄭傳來也桓公十五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於袲伐鄭左傳曰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穀梁曰疑詞也非其疑也蓋以為伐突以正忽也夫會而後伐謀已定矣復何疑乎疑之者宋方責賂於鄭故

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宋以齊衛陳伐鄭矣疑不當
又納突也魯方與突伐宋又疑不當與宋納突也忽前
奔衛更疑衛不當與魯宋納突也而始疑於輔正終變
而與邪諸侯之離合不常可見於此矣孰可恃以定亂
者乎又惟有黨惡而助突者耳孰有知正而輔忽者乎
是時魯桓宋莊皆簒弒之人衛惠搆兄而立故同惡相濟鄭氏先鄉齊晉宋衛後之
荆楚者眞書生迂腐之譚也朱子曰詩中狂童之詞是
恁意思作序者但見子太叔賦 此詩韓宣子曰起在此

敢勤子至於他人乎便以為思大國之正已不知賦詩但借其言以寓已意也然則朱子非偶忘左氏而强改序說蓋有以深知序說之難信爾但以為淫女譃其所私之詞思我則褰裳以就不思即轉而之他淫蕩至此似不可訓竊意故舊見棄始而望之繼而憂之終復導之也兩章上二句欲其思而來望之也豈無他人言必有人誘之為非者憂之也豈無他士言雖棄我必當與良士相處方無後患導之也詩人惓惓之情忠厚之至

也

丰篇

序曰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從鄭箋曰子謂親迎者我我將嫁者有親迎者面貌丰丰然豐滿出門而俟我於巷中悔我不送是子而去也後不得耦而思之後儒多從其說黄實夫專罪女子責其淫奔而不知正禮范逸齋兼罪男子責其求昏無禮致女不從皆抛荒本義而横生支節耳據黄說則男

實親迎而女不從夫親迎者已在門而女不行不知親迎者何以遂已乎親迎在六禮之後豈有親迎者已在門而反不行哉况鄭風之淫亂乎若如范說不親迎而女不從夫行露之女以一禮不備持義不往詩人美之此詩之女亦以男子不備禮親迎雖貌豐容盛之人不肯送不肯將亦為可美何反不免於刺耶以守禮不行之女自不至失身匪人范何亦言他適非配耦耶所謂他者又如何成禮而遂適之耶徐吾犯之妹公孫楚聘

之矣公孫黑又强委禽焉女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夫犯之妹亦鄭女也子南既聘而即以為夫則既行親迎者固無不行之理即未行親迎豈猶未聘而遂他適耶且親迎之禮廢已久矣齊風著序曰刺時也時不親迎也孔疏以著為齊哀公時詩則當周懿王之世以此詩為或當突篡之時或當忽入之時則當周莊王之世相隔已九世則安有行久廢之禮以致隆於我而我反不行者乎又安有責

人以久廢之禮而已反失禮者乎是二說者皆難信矣朱傳則謂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俟乎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從既而悔之惟私相為期故雖俟巷不從其人亦無如何耳而婦人之淫心轉盛鄭國之淫風不可言矣考婦人之服不殊裳孔氏婦人之衣裳連俱用錦皆有褧經文衣裳分言當不關婦人之事竊意此詩朋友有相招偕隱不從既則悔之而作中庸引詩言惡其文之著也鄭箋亦依用之蓋有韜光匿采之思焉亦欲因之自晦矣後世功名

之士志在乘時良友箴規之詞置若罔聞至於閱歷既久所如不偶追維昔言良用悼歎往往而然寧獨丰之詩人也哉

東門之墠篇

序曰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朱子曰此序得之是已今考毛氏謂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墠遠而難則如茹藘在阪又以東門之外有栗樹生於路上無人守護其欲取之則易有物在踐家室之內有主守之其欲取之則難以興為昏者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釋詩兩章首二句各一意也鄭

氏謂東門之外有墠墠邊有阪茅蒐生焉茅蒐之為難踐矣易越而出此女欲奔男之辭又謂栗而在踐室家之内易竊取栗人所啗食而甘嗜故女以自喻女有美色亦男所愛而悅之二句合說也李迂仲謂毛鄭皆非是漢上游女之流確然以禮自守故詩人思其人孔穎達謂二章皆女奔男之事王柏謂此男子有所慕而不得見之詞許謙謂上章男道女所居之地下章女道男所居之地朱傳以為識其所與淫者之居則本之范逸齋也范云相奔之人必期于幽遠之地茹藘之阪言其遠也栗林之室言其幽也諸說紛紛莫可究詰竊意此思賢而不得見之詩也茹藘在阪其人有

華國之才者也有踐家室其人有齊家之道者也而道德高峻風規嚴肅可望而不可近故嘆美之子不我即即噬肯來遊之意也漢馬岌酒泉太守欲見宋纖而不可得銘其崖曰丹崖百丈青壁萬仞室邇人遐實勞我心猶詩人之情也夫

風雨篇

風雨序以為思君子之詩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蓋當鄭突與昭公爭國之時其君更出更入靡所底止

其臣亦隨時俯仰茍安爵禄故思不改其度之君子此
固詩人之旨也毛傳曰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
而鳴喈喈然後儒多從之以風雨比時之亂雞鳴比君
子之不改度惟許謙以風雨比時之昏雞鳴紛襍比政
之亂上二句皆比世亂為異朱子以此詩輕佻狎暱非
思賢之意風雨晦冥為淫奔之時後儒鮮從之者夫人
情之溺於所愛而阿其所好固無所不至耳其心既溺
其語多阿城隅俟人名為靜女門東晤語號曰淑姬朱

子釋詩大都類此然詩為聖人所刪定穢褻淆襍之詞在所必斥烏可以淫奔之人而目之為君子哉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褒貶一何嚴詩人之稱謂又何溷耶劉孝標辨命論引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而曰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則此詩誠不關男女事也夫稱仁講義於閒暇之時變節易慮於危急之際則不可以托六尺寄百里顛沛而不違仁然後為仁之至舉足而不忘親然後為孝之至士君子之不以昭昭飾節冥冥墮行者固宜如

是也而衆人皆濁安得不思獨清之行衆人皆醉安得不思獨醒之士易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程傳陽剛君子而為陰柔小人所揜蔽君子之道困窒之時也上險而下說雖在困窮艱難之中而不失其所亨能如是者其惟君子乎令也風雨並至淒淒而涼瀟瀟而暴如晦而益甚非困之時乎雞鳴守信喈喈而和膠膠而清不已而相續非貞之道乎君子有戡亂之才而天心有厭亂之日一旦轉亂為治不獨君子一身之亨而天下皆亨其喜何如

哉朱子亦曰序意甚美則此詩從序非背朱矣魏盧欽稱徐邈曰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亦此詩之意歟

子衿篇

序曰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朱子以此詩詞意儇薄非學校中氣象故定為淫奔之詩而白鹿洞賦曰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則仍用古說考序言刺學校廢者是刺學宮廢也鄭云鄭國謂校言可以校正道藝經文所言則刺學業廢也孔氏既曰校是學之別名又曰言學校

廢者謂鄭國之人廢於學問耳非謂廢毀學宫也蓋孔氏以此詩為突忽之時則在周莊王之世也而魯襄公之三十一年周景王之三年也相隔十世鄭人猶有游鄉校以論執政者又鄭箋謂學子俱存學校之中已留彼去故隨而思之則是鄭之學宫實未盡廢也鄭之學子尚有存學校中者也故孔氏為周全經序之說也夫當斆學盛行之時學宫自然脩飭生徒離散之後學宫亦必荒蕪二者原相聯不必舉國無弦誦聲始謂之學

問廢舉國無一瓦一椽始謂之學宮廢也學子往來作輟即學問廢學宮雖設常闕即學宮廢矣學問既廢而猶謂學宮不廢乎經序固一意耳

嗣音

毛傳曰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鄭箋曰嗣續也女曾不傳聲問我以恩責其忘已孔氏申釋毛義謂誦之背文闇誦之歌之引聲長詠之絃之以琴瑟播之舞之以手足舞之又引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春誦夏絃大師詔之為証

當巳王安石從之而吕記朱傳俱從鄭考釋文曰嗣韓詩作詒詒寄也曾不寄問也鄭說有本而文義較順然毛氏之師傳有自而意味深長不可盡廢此詩既刺學校廢自當責其學業之不習非徒朋友相思之常以音問為言也下章不來謂不來習業也禮聞來學不聞往教縱我不往而教 子寧可不來而求教乎末章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也禮樂之道不學則廢一日不見此禮樂則如三月不見兮何為廢

學而遊觀也此必古說相傳如此鄭氏止以為不來見已不與汝相見亦少精理

揚之水篇

序曰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諸儒多從之但以作此詩者鄭之君子也而與君為子女之稱且狎之曰二人不敬莫大於是左傳原繁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則昭公兄弟不得為鮮也朱子初解曰所親者惟二人亦不能自保於讒間以予女二人屬臣下言

於維予二人句可通矣而於維予與女義難通范氏謂維我有愛君之心於維予與女可通矣而於維予二人義難通集傳定為淫者相謂而於兄弟字難通乃曰兄弟婚姻之稱又引禮曾子問曰不得嗣為兄弟為証考詩宴爾新昏如兄如弟如之耳非眞兄弟也而據周禮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三曰聯兄弟鄭注曰兄弟謂婚姻嫁娶爾雅曰父之黨為宗族母與妻之黨為兄弟婦之黨為婚兄弟婿之黨為姻兄弟郭注曰古人皆謂昏姻為兄弟則兄弟之義尚有可通於終鮮義又難通若依朱傳當為淫女要其所私者之

詩兄弟二字即作淫女自稱其兄弟言謂我既少親族無兄弟之依而予與女之相好決不可更為他人離間以見親昵固結之情似為直捷但聖人何取此淫人之不相離間乎許讒以為兄弟相保之詩與雅小宛義同經文兄弟自有著落終鮮義亦清徹較勝諸家

出其東門篇

序曰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孔氏據左傳以湊足五爭之數云桓

公十一年祭仲立突而忽奔衛一也十五年突出奔忽復歸鄭二也十七年高渠彌弑忽而立子亹三也十八年齊人殺子亹祭仲迎子儀于陳而立之四也莊公十四年傳瑕殺子儀而納突五也然惟一爭與五爭是公子相爭之事中間三爭別有他故也鄭箋曰有女謂諸見棄者也毛傳甚簡質於次章云言皆喪服也孔云言有女被棄者皆著喪服白色如荼見棄則有夫者也喪服則無夫者也孔氏强毛以與鄭同恐非毛意左傳隱公四年宋陳蔡衛伐鄭圍其東門則鄭之東門要會之地也以要會之地而被棄之女至於如雲之多尚可為國乎

鄭國之淫亂而被棄之女盡著喪服將守節以終老乎此詩當宗朱傳釋經如雲從毛毛云如雲衆多也鄭云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南北心無定匪我思存毛云思不存乎相救急鄭云此如雲者皆非我思所存也縞衣綦巾毛云縞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蒼艾色女服也鄭云縞衣綦巾所為作者之妻服也從鄭如荼毛云荼英荼也言皆喪服也鄭云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箋採毛鄭而實本漢書注漢志云顏如荼應劭曰荼野菅白華言奇麗白如荼也師古曰言美女顏貌如茅秀之柔也斟酌盡善矣

野有蔓草篇

序曰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孔疏申毛鄭之意而左袒鄭云毛以為君之澤不下流二章首二句是也思不期而會下四句是也鄭以經皆是思不期而會之詞君之澤不下流叙男女失時之意於經無所當也朱子辯說引呂東萊語曰君之澤不下流乃講師見零露語從而附益之夫東萊深信序說者也凡序有難通處不難委曲以通之而尚有不足於此則誠有未可泥者耶至集傳則本歐陽之說也歐曰詩文是男女失時邂逅相遇于草野之間耳但左傳鄭享趙孟襄二十七年餞韓起昭十六年子太叔子蟜皆賦

此詩而韓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趙曰吾子之惠也許之雖屬斷章何以草野男女相遇之辭卿大夫熟習之而賦於燕享之際乎吳肅公據韓詩外傳云孔子遭齊程木子于郯顧子路束帛以贈子路曰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賦此詩定為朋友期會之詩夫人有終身相與而竟若無相與者一旦英賢相遇素心人忽得之於意外遂不勝快心樂意而與同歸如一之思此邂逅之所以適願而偕臧也夫

溱洧篇

序曰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朱子以為淫奔者自述之詞此篇是叙事體以為自序可以為詩人述之亦可但玩後序亦屬講師附益蓋人淫蕩之心每生於安逸敬姜所論信不誣也今既兵革不息男女相棄則自已夫妻且不相保尚何暇別圖快樂之事鄭之淫風大行據前漢地里志（云鄭地左洛右沛食溱洧焉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以為風土使然要亦上之教化不明故爾豈因男女相棄而然耶又據韓詩（傳曰三月

桃花水下之時執蘭祓除薛君章句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不祥故詩人願與所悅者俱往也以為唯上巳祓不祥則鄭國之俗擇良辰而出游始託於禮繼乃縱欲自有其節佚焉鄭箋曰男女相棄各無匹偶感氣並出托采芬香之草而為淫佚之行遂若鄭國之中無一男一女之正匹正偶者無故而士女駢集遨行夫婦之事鄭解相謔為行夫婦之事經言相謔明是言語相戲謔耳不亦言之太甚乎朱子又因淫風大行四字更以鄭詩七之五屬淫奔之詩則未必非序說啟之也子曰鄭聲淫明言聲之淫豈謂詩

之淫哉子夏言鄭宋燕女溺志衛趨數煩志齊傲辟喬志四音皆淫於色而鄭音好濫淫志尤淫之甚者故夫子戒之也且書傳之言淫者多矣不盡作男女之媟狎解爾如周頌之既有淫威作大字解而尚書云天道福善惡淫作惡字解禮記曲禮曰毋淫視作流移解樂記曰聲淫及商作貪字解考工記曰善防者水淫之作浸漬解左傳敬仲謂酒以成禮不繼以淫作慆慢解醫和謂天有六氣淫生六疾作蒸鬱解梓慎謂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作差忒解外傳魯語季氏之婦不淫作怠荒解晉語底積滯淫作久字解吳語奄王以淫名聞於天下作僭字解管子曰淫淫乎與我俱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作深沈解孟子曰淫辭知

其所蔽作泛濫解又曰富貴不能淫作放蕩解列子黃帝篇曰朕之過淫矣作甚字解揚雄羽獵賦曰淫淫與與註往來之貌馬援武溪行曰嗟哉武溪多毒淫作毒字解所言淫字之義甚廣故久雨謂之淫雨爾雅釋天文左傳天降淫雨水出於地為淫水淮南子覽冥訓女媧氏積蘆灰以止淫水註皆言過其節也則聲之過其節者謂之淫聲宜矣要之小序首句不誤鄭人非無奔者而知其非而刺之國猶有人焉故也鄭不盡淫人亦不盡淫詩耳

簡

韓詩曰蕳蓮也蓋以為荷華也當上巳之辰豈有蓮之可秉乎毛傳曰蕳蘭也孔氏引陸疏曰蕳即蘭香草也春秋傳曰刈蘭而卒楚辭曰紉秋蘭孔子曰蘭當為王者香草皆是也其葉似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以中之是已但云高四五尺則非今人所植之蘭矣呂東萊識陸曰蘭即今之蘭勺藥即今之芍藥陸璣必指為他物蓋泥毛公香草之言必欲求香於柯葉置其花而不論耳陳長發又識呂謂即本草綱目之省頭草其香在葉炮炙論云大澤蘭即蘭草也小澤蘭即澤蘭也婹時並可佩而蜀本草云蘭草葉似澤蘭尖長有歧花紅白色而香生下濕地

圖經云澤蘭與蘭草相類但蘭草生水旁葉光潤根小紫五六月盛而澤蘭生水澤中及下濕地葉尖微有毛不光潤方莖紫節七八月初採微辛此為異耳俱謂蘭草澤蘭相似衍義云蘭草葉如門冬而濶長一二尺四時常青花黃中間葉上有細紫點其葉殊不與澤蘭相似澤蘭纔出土便分枝梗如菊而尖長若取香臭則稍類耳又謂不相似馮復京曰蘭草澤蘭陶隱居蘇恭已不能辨唐陳藏器始能別之云又孔子言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此蘭在水上似當為別草而本草云蘭草主殺蟲毒辟不祥久服輕身一名水香生大吳池澤澤蘭生汝南諸大澤旁又以蘭草生池澤羅願爾雅翼云蘭草一名都梁香一名水香以解秉蘭可也

何關蘭乎蘭葉如莎首春則茁其芽出五六寸杪作一花花甚芳香大抵生深林中林愈深則莖愈紫故稱幽蘭與蕙甚相類其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六花而香不足者蕙江南蘭只在春芳荆楚及閩中者秋復再芳故有春蘭秋蘭盛氏荆州記云都梁縣有山山下有水清泚其中生蘭草名都梁香因山為號其物可殺蟲毒除不祥故鄭人方春三月於溱洧之上士女相與秉蕑而祓除之說頗得其實

勺藥

毛傳曰勺藥香草孔氏引陸疏曰今藥草勺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今考韓詩曰勺藥離草言相離別

贈此草也呂記以為釋文今詩註疏釋文無又古今注云勺藥有二種有草勺藥木勺藥木者花大而色深俗呼為牡丹非也牛亨問曰將離別相贈以勺藥者何答曰勺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亦猶相招名贈文無文無一名當歸也又唐本草曰可離江離董氏據此而定詩之勺藥為江離離騷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江離與秋蘭俱香草而並稱猶此詩之意夫呂東萊以為即今之勺藥若果即今之勺藥陸孔二人豈不知之而不援以釋詩乎今之勺藥羣芳中第二品

也牡丹第一埤雅云有四十二種其色以黃者為貴花木考一名白木一名餘容一名犂食一名解倉一名鋋生中岳川谷及丘陵本草而建寧尤極精好建寧記春生紅芽作叢莖上三枝五葉似牡丹而狹長高一二尺夏開花有紅白紫數種子如牡丹而小秋採根根亦有赤白二色圖經朱子云三月開花則與埤雅曰芍藥榮于仲春華于孟夏傳曰鷩雉後十五日芍藥榮是也亦不合云

詩疑辨證卷二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舒秀岐